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符合鳳雛獎參賽資格)

95
月

月夜，或著該說是月球上的夜晚，無人駕駛的自動軌道列車飛快的通過月球地表那一望無際的銀色荒原，不知何時開始，再也沒人理會過窗外那偌大的蒼藍色行星，即便那是人類的故鄉也無法逃脫被人群捨棄的命運。

N.C282年，一個跨越以往所有科技的年代，自藍提亞電子商社在紀元後2082年的宇宙探勘行動中發現了特殊能量結晶石Z-JWELL，簡稱Z，而利用Z的不定空間轉移效應帶出的無污染能源也就這樣順應而出，使得藍提亞電子商社取代地球上最強大的作業系統開發公司MS，成為新一代的世界首富，為了紀念這樣偉大的發現，紀元後2082年就成為新一個世代的開端N.C(NEW CENTURY)元年，也因為擁有無污染的強大能源作為後盾，地球聯合政府便正式開始了長久以來一直窒礙不前的宇宙移民計畫，將40%人口送往新開發的月球表面都市一路奈，讓地球的資源得以回復生息，眼看新一代的世界藍圖即將完成，卻又在N.C100年時發生變故，使得歷史又開始了不同的發展。

N.C100年，地球表面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產生嚴重的電磁砂塵風暴，對地表上的生物有著相當嚴重的影響，而電磁砂塵所帶來的磁波效應更是完全阻斷地球與月面的聯絡與通訊，也因為如此強大的電磁沙塵的緣故，一般正常使用的太空飛行器無法順利的將降落地點及航道作出正確定位，導致在飛行器進入大氣層時會因為摩擦力超出計算而毀滅，所以月面都市就在此刻被孤立了起來。

於是月面都市在最短期間做下決策，將月面都市作出政權轉移，使得月面都市的聯邦政府將成為一個獨立政權，而不再歸地球聯邦政府管轄，直至N.C182年，事件似乎又有新的發展。

「MENU。」月面軌道車中的少年，熟稔的念出語音操控系統的關鍵字，軌道車中瞬間彈出浮游半空的綠色視窗。

彈出來的視窗影像上有著一個雕琢細緻的藍色R型圖章，也正是縱橫全世界的藍提亞電子商社的Logo，隨著立體影像的定位完成，熟悉的電子音效也跟著播出：「很高興您再次使用藍提亞電子商社的量子傳送系統，請協助完成聲紋及瞳孔比對。」電子語音結束的瞬間，LOGO中心便射出一道綠色光束直達少年的瞳孔，電子音效便隨之播出：「比對完成，很高興您再次使用本公司的物體轉移系統，現在請利用語音輸入您需要的服務。」月球人早習慣比對聲紋及瞳孔的服務方式，也因此讓私人財產在量子傳送的科技下更趨安穩。

「語音輔助系統關閉，點對點量子傳送啟動，目錄J3，位置22、24、25。」輸入完指令的少年隨即自懷中抽出掌心大小的卡片橫置於無人的座位上。

「作業開始。」電子語音結束的同時，綠色視窗也跟著消失，獨留少年一人坐在軌道車座位上，月面軌道車的乘客向來都不多，但其他稀疏的人群居然一點也沒理會

少年在軌道車中作的一切，實在令人嘖嘖稱奇。

「書籍『The R』、網路成像通訊器，傳送完成。」電子音效再次響起，四週人群仍是絲毫未動，但少年手中卻多了一本書及一個不知用途的圓盤。

『The R』，翡翠綠色的硬紙書皮上，精巧的刻劃著金色線條的R，在這個電子傳訊發達的N.C時代，書籍早已漸漸被攜帶容易的電子資料庫給取代了，但還是有著酷愛典藏版書籍的民眾支持著書籍生命，『The R』便是其中最熱門的暢銷書，裡頭詳盡的記載著地球人在紀元N.C前的發展史以及地表氣候的變異與地區文化，即使許多相關人士批評書中內容均是無稽之談，但在月球生活的第二代人類還是不自覺的嚮往著地球的美好，使得『The R』在月球擁有極佳的銷售成績。

少年拿到書後便一直專注於書中的內容，但無情的電鈴聲仍是硬要破開這沉靜的空間，「鈴鈴鈴……。」簡單而容易辨識的電鈴聲，自少年膝上的圓盤發出。

「嘖，又是哪個渾蛋來破壞大爺的雅興啊。」少年熟練的打開膝上圓盤，即使一手拿著看來不輕的硬紙書皮的厚重書籍，少年仍是輕巧的撥開圓盤中間的旋鈕。

只見圓盤上方金屬蓋向兩旁彈開呈45度角，固定在定位後，順勢彈出向外的三方立體投影器，圓盤上方就開始現出立體影像，但這看似繁雜的過程卻只用了一秒不到，由此可窺得月面世界的民生科技之進步早非昔比。

影像定位完成後，是一清晰半身像，年近六十的老人穿著剪裁得宜的黑色西裝，但在襯底的白襯衫領口又戴上服務生專用的紅色蝴蝶結，初步判斷該是個管家，而他確實不負眾望，一開口便將答案公佈：「流星少爺，請您不要在四處亂跑了，作下人的實在不該過問您的私生活，但自您接管藍提亞電子會社後，在月面流浪的次數比之前學生時代高太多了。」老管家邊說還邊拿著手巾擦汗，確確實實讓人感受到他的擔心與煩惱。

而被稱作少爺的少年仍是絲毫不當一回事，心不在焉的看著手中的『The R』，隨口應答道：「老頭子，你也別這麼緊張好唄，即使在外頭遊蕩，我還是能對家族企業作出適當管理，就算股市操盤我都可以直接來，何必拘泥在我回不回家上哪。」少年還是細觀著手中書本，但從回答的口氣能輕易的感覺到他是個任性妄為的傢伙。

「但是少爺，凜月小姐已經等了您一個晚上，若是……」未等老管家說完流星已將通訊器蓋上，一臉無奈的他也只得盤算一下接下來的行動流程了。

(若是不馬上回家，老頭子也沒法子再拖住凜月那三八……嘖嘖，看來真的沒法子了。)腦中想法既然已成型，流星輕嘆了一口氣，闔起手中書頁泛黃的『The R』，輕喊道：「MENU。」服務視窗再次自流星眼前跳出，將語音輔助系統關閉的流星用手輕促著綠色螢幕的選項，但這次卻不同上回，流星的操作繁雜而迅速，像是在調整內容重大的選項一般。

細觀眼前的流星，可以說根本看不出有著電子會社社長的威嚴與氣質，滿口粗話，穿著隨便，留著一頭及肩長髮卻只是簡單在頸部綁成馬尾，雖說整體上並未有任何污垢，但不常整理也算邋遢的一種。

時間的步調仍是隨著流星在走，五分鐘不到便看見流星一臉大功告成的輕笑道：「嘿，搞定。」沒想到話一剛畢，電子合成音效馬上跟著讀出流星的所有設定。

「投影系統關閉，軌道車模式轉換，長距離導航模式開啓，目的地—藍提亞電子會社。」合成音效像是宣讀聖旨一般念出流星所設定的選項，馬上開始了指令內容的工作，軌道車上的路人甲就這樣全數消失絲毫不留痕跡，原來早前看到的乘客不過是流星所製作出的影像罷了，不知是否因為有錢日子過慣了，流星才會利用投影設備作出好像自己在人群之中的假象，還是單純的害怕…孤獨？

而軌道車中的內裝也開始一步步跟著變化。先是博愛座椅，在一聲聲定位音效發出後，瞬間就被傳回量子傳送服務的原場地，而流星屁股下那張則是將之對換為高級皮椅。

早已習慣這一切的流星當然是一臉習以為常、視若無睹的表情，自顧自的再次翻起手中的『The R』，但手中書頁還沒翻，定位轉移便將流星置身於紅色自用月面車中。

「氣門閉鎖無誤，軌道車模式轉換完成。」感應系統確認空氣流失率的失誤百分比低於安全值之後，軌道車便開始層層脫落在月面荒漠中。

「型號NSX-100，反重力氣體釋放比值6，目標鎖定，藍提亞電子會社。」一如往常的電子音效報出指令目標，紅色月面車並未因軌道車的分解而著地，反而浮在半空運算著航道與距離，在搭乘者設定的速限下安穩的朝著目標移動。

電子通訊的另外一端，氣氛實在不如流星那樣的簡潔明快，凝重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宅邸，老管家菲爾仍是不敢作聲，靜靜待在門邊，生怕一個無謂的動作便會引來『殺身之禍』。

流星自十六歲後便搬離藍提亞家族故居，獨自在路奈外伍公里處搭建了這個屬於他的城堡，佔地八百坪的大屋子有著獨立的遮光罩與空氣對換系統，雖不及藍提亞故居這麼樣的豪華氣派，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加上流星執掌藍提亞家族整個事業之後，雖然早已宣布謝絕來訪的政策，但仍然是有一堆政商名流搶著來這裡自抬身價，而流星爲了顧全家族顏面，也只好將大廳的裝潢佈置的有條有理，壁畫古董樣樣不缺，輕易就讓人可以感受到『氣派』與『豪華』。

「菲爾。」少女一聲輕靈，將身後的老人喚至身旁，穿著合宜的她雖是一臉不悅但仍是勉力維持著禮貌的笑容。

「不知您有什麼吩咐呢？凜月小姐。」老人一臉戰戰兢兢的低下腰來，可以輕易的感覺出眼前少女地位之崇高。

「你聯絡上流星了嗎？」凜月雖是維持的親切的笑容，但緊握的拳頭早已不自覺得抖動著，就連及肩的長髮也隨之飄動，就算不是明眼人也能輕易的感受她的憤怒。

「呃，少爺說他隨後就到，還請凜月小姐多多擔待。」老人一開口便是老調牙的場面話，可見流星定是常常丟爛攤子給他收拾。

凜月放開了緊握的拳頭，眼神一變，沉聲道：「別鬧了，我等了它一個晚上，你當我是白痴嗎？我可沒有多餘的時間浪費在那個渾蛋身上。」凜月只在一瞬間就像換了一個人一樣，凶惡的眼神再沒有適才親切，只是稍微對身旁的地形掃描一遍，按捺不住的她似乎打算用破壞來抒發心中的不滿。

「這...。」事情發展到此已經不是菲爾所能掌控，現下他除了退開之外在無選擇，無奈的菲爾除了在心中暗嘆主人的不爭氣外，也對大廳的裝修感到苦惱，畢竟這已經是第十次了，雖說藍提亞家族有著揮霍不盡的財產，但無意義的浪費還是不該，雖說如此，菲爾還是只得自行退下，免遭不測。

「混蛋！」凜月邊喊邊丟，大廳的古董名畫到她手中全成爲垃圾，喝了不知道多少杯香茗，等了不知道多少時間，流星卻仍是在月面的某處漂流，凜月是越想越氣，越丟是越起勁，就如同老管家菲爾所說的一樣，大廳是逃不過再次裝修的命運了。

正當凜月砸場砸的起勁之時，大廳的門竟自動打了開來，絲毫沒有電子音效通知，門外的機械警衛也是完全沒有動作，這樣無預警的訪客讓佇立門邊的菲爾起了戒心。

(不會這麼巧碰上針對電子會社營運的犯罪集團吧。)菲爾是越想越焦急，藍提亞電子會社在月面雖已擁有三分之二的財富，但是樹大招風，所擁有的反對者亦不在少數，特別是擔心權力受到動搖的月面政府，因此常遭受莫名的攻擊，整棟宅邸都裝設著功能相當強大的保全系統，以策安全。

但是這次卻有人能在無預警的狀況下直達大廳，實在是前所未聞，焦急的菲爾也只好掏出腰間的十二發裝連動迫擊彈。

連動迫擊彈是利用反重力氣體J所開發出的武器，將高密度低質量的J灌入迫擊彈中，可造成一定範圍的原子序崩毀，也就是說被迫擊彈打命中的地方會有一塊區域會化爲灰燼，十二發裝的威力大約是如拳頭一般大的球狀範圍，是相當強悍的短距離兵器。

細聽輕巧的腳步聲緩緩靠近大門，菲爾握著迫擊彈的手也不住抖動，迫擊彈雖只是小型兵器，但是要取人性命也實在不難，若是一個差失鬧出人命，他一輩子都會良心不安哪，想到如此菲爾緊握迫擊彈手心也跟著冒汗。

只聽腳步聲越來越近，菲爾是越來卻緊張，但是踏入大門的卻是那熟悉的面孔，也

是他現階段最需要的救星。

「嘿～我回來啦。」流星嘻皮笑臉的對著身旁一臉無奈的菲爾打招呼，那皮笑肉不笑的表情就好像在說『哈哈，早就知道會變這樣了啦。』，十足十的奸人臉。

「流星少爺，凜月小姐已在大廳等候多時。」菲爾自然是有苦說不出，只希望能快速解決這無謂的鬧劇。

流星仍像個沒事人一樣輕踏的節奏明快的步伐，邊笑邊跳的前往早殘破不堪的大廳，而凜月則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繼續她的破壞。

「鏗！」一聲蒼勁，金屬交擊之聲撼動大地，大廳上演的破壞協奏曲似乎也到盡頭，厚實而沉重的金屬交擊聲讓人輕易的聯想到古代大鐘，也能感覺到對撞兩物體的厚重。

「混帳！」凜月的叫罵聲仍是不絕於耳，陶瓷聲，揉紙聲，更甚者還聽到撕布聲，凜月的破壞力實在不容小覷。

(哈哈，等你累了再找你談吧。)靠在門柱旁的流星雖見廳堂之中早非完璧，但心中絲毫未起憐惜怒意，只是冷冷的看著凜月，看著她砸東西的狠勁，也思慮著手中談判的籌碼。

哪知眼尖的凜月一眼就瞄到倚著牆柱的流星，冷笑道：「你總算是甘願回來了喔。」

流星確實沒想到這麼快就要進入正題，先是一怔，隨即笑道：「好說歹說這裡到底是我家，何況還有貴客在等我，您說是吧？凜月小姐。」流星確實是跟凜月不對盤，重點還沒提到便先來陣唇槍舌劍小試身手。

凜月到沒流星這麼好興致，回了一句：「哈哈，老地方談吧。」隨後轉身便走，也不管流星應答與否。

「哈哈，菲爾，他今天該是來拆你台的唷。」流星也不想再看這堆起碼有百萬元價位以上的垃圾，便走向大廳另外一端的電梯，直達他私人寢室的電梯。

菲爾看見兩人之間簡單明快的交會，深深有種自己被擺了一道的感覺，更無奈自己只是個管家，只得低嘆道：「唉～命苦。」開始著手一切的善後工作。

月夜，不同於地球的夜晚，月球是沒有大氣層的一顆隕石塊，讓生活在此的人類能夠更輕易的感受到宇宙的浩瀚與偉大，但也帶著更多的危險與不安，在月面居住的人類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待在路奈之中，必須極端避免在白天時外出，以免過強的陽光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月球人是可悲的，因為在他們的生活裡面，只有黑夜沒有太陽。

「呼～。」回到臥室的流星就像是洩了氣的皮球一樣，整個人攤在床上，絲毫沒打

算整理儀容前往與凜月相約之地。

「唉～～實在是不想動哪，爲什麼我就一定要去跟那個三八談生意哪。」攤倒在床上的流星其實只是想賴皮罷了，但是就算在床上多翻了十來圈，該面對的還是逃不過，流星自然也明白這個道理，頓足一彈，便開始整理儀容準備前往『老地方。』

月夜，凜月在離開宅邸之後並未直接前往『老地方』，反而繞道至藍提亞家族故居，此時的她早已斂起臉上的不快，換上最初的親切笑容。

「電子傳訊，3218。」同樣是聲控系統但凜月使用的方式卻不同於流星，不需叫出選單，反而使用直接輸入命令，雖說快捷的多但是卻必須記住既定程序與號碼，算是熟練度較高的使用方式。

電子音效回傳：「線路已接通。」一如流星所使用的介面視窗跟著音效彈了出來。

「凜月是吧，這次有說服他嗎？」在即時影像還未完成定位時，對方就迫不及待的提出疑問，聲音尖銳而沙啞，像是年事已高的老婦人費勁的嘶吼一般。

「抱歉了主母，這次交涉還沒開始，詳細情況我們見面在慢慢討論。」凜月面帶歉意的看著漸漸定位完成的即時影像。

完成定位的即時影像確實是一位老婦人，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婦人，身著一襲黑色風衣，頭上那銀白色的頭髮盤在腦後，手中持著疑似礦石雕刻而成的柺杖，明眼人一看便明白她的身分，藍提亞家族前任家長—克蘿提，據傳藍提亞集團在交給流星打理之後克蘿提便不過問藍提亞家族一切事務，此時卻與凜月有聯繫，實在讓人猜不著她葫蘆裡賣什麼藥。

「等交涉結束在來找我談吧，沒必要說太多廢話。」克蘿提未等凜月踏入藍提亞故居便下達逐客令，雖說聲音聽來是聲嘶力竭，但其中的威嚴可是有著風光五十餘年的霸氣。

「但是流星的態度有些不妥的地方，我覺得有必要詳細解釋給您聽。」凜月覺得克蘿提的反應超出她的預想，不知不覺提高了音量。

聽了解釋的克蘿提卻不分黑白的罵道：「不管他有什麼問題，那都是你該負責的部分，我要的只有結果，不是一些瑣碎的過程。」隨即關閉即時影像的連線

凜月斂起笑容，沉聲答到：「凜月明白了，告辭。」凜月一臉失望的望著即時影像，直到它完全關閉臉上才透了一絲微笑。

看著笑的出神的凜月，前頭的隨扈秘書不禁出聲提醒道：「大小姐，接下來的行程是P.P系統作業系統招標，只剩下十五分鐘。」

「取消。」凜月回答的斷然，秘書則是一臉的愕然。

「可是…」秘書還是不願意放棄說服眼前的凜月，採取柔性訴求的方式。

「事情有分輕重急緩。」凜月再一次打斷秘書接下來要說的一切。

「既定行程若是隨意取消，會造成公司…」秘書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次又一次提出利害關係。

「這些我都知道，請蘭斯經理去一趟吧」凜月對眼前秘書的固執也不得不作出讓步的動作，便將接下來的行程交托給被稱為蘭斯的重要幹部。

「移動目標，龍捲風公園，行程設定二十分鐘。」秘書也知道凜月扯要下定決心就沒有轉圜的餘地，只好對著自用車下達指令。

「不需要這麼麻煩，約會我自己去就可以了，你聯絡上蘭斯之後便馬上前往會合地點，接下來的行程都交給他即可，停車。」凜月倒也盤算的明白，將責任交托出去後便選擇脫身。

在月面都市中，自用車不能在在公路上停滯超過三分鐘，否則以違反交通規則論處，由於自治都市給予人民相當多的社會福利，即使不工作也能讓你三餐溫飽，衣食無缺，所以相較於以往的資本主義供養國家的納稅制度而言，月面都市更要求絕對的治安與遵守規則。

凜月下達停車指令後，自用車便開始自動找尋市政府安排的停車位置，以避免違規駕駛帶來的負面評價，而這中間帶來的緩衝也足以讓車內的兩人可以好好談論由蘭斯替代以下行程的細節。

凜月開頭就是命令句：「招標細節不需多餘指令，將這兩個月公司大略交易細節給蘭斯看過即可，以一個地區主管的能力而言，他該能作出適當判斷才是。」手中翻閱著擺在前方小置物桌的招標資料，凜月簡明的給予蘭斯肯定。

秘書看到凜月連發言的機會都不給自己，也只能無奈的嘆道：「唉～屬下明白了。」凜月是一字字打入秘書無防衛的耳中，所謂的軍令如山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吧。

凜月回首看了看窗外的景色，明白駕駛電腦已在適當位置停下，轉身道：「就這樣吧，切忌給蘭斯太多建議，這會讓他變成白痴，記住。」丟下最後的建言，凜月回身跳下印有力場標誌的大型自用車。

凜月雖然已跳出這個行程卻仍是無法完全放下，關上車門前再次叮嚀道：「記住，太多的建議會讓蘭斯失去判斷力，別忘了。」隨即關上自用車車門，向著另一個方向走去。

龍捲風公園，在月球算是相當出名的餐廳，但是並非因為料理好吃或是名貴而出名，而是龍捲風公園再造景上用了相當多特殊臨場效果『地震、龍捲風、暴雨、火生爆發。』龍捲風公園與其說是餐廳還不如歸類在交誼場所。

佔地一千坪，採取點對點包廂制度的龍捲風公園除了提供被稱為簡餐的高級料

理外，只收取定額的包廂費，依據樓層的等級來分判擬真影像感受度，或是在密閉包廂中享受臨場更高的小型擬真效果，在月面都市其實算不了什麼高級享受，但是由於開業五年來座無虛席的原因，使得龍捲風公園的進場證明在路奈是一證難求，所以相對的將消費水準提高了許多，由於月球人已經有將近兩百年的時間沒下去地表，所以龍捲風公園裡幾近真實的災難場景模擬系統，常被認為是由『The R』製作群所開發，但月面政府對於私人產業的經營與管理向來都不過問其來由，以至於龍捲風公園的創辦人仍遺留在十里迷霧之中。

回望郊區公路之上，『整備』好衣著的流星正由公園入口轉入內場，由窗外映入車內的是龍捲風公園的外場服務生，年紀看來稍長流星幾歲的服務生似乎不太滿意流星這種年紀輕輕就能擁有高級自用車的『敗家子』，進而打算攔下眼前的流星。

根據龍捲風公園的規定，進出用餐的來賓均必須在龍捲風公園所設定的界線外出示入場證明，以方便內勤人員作業，雖說場面話是這樣說，但是來賓心底都明白，龍捲風公園不希望太多不必要的群眾圍在公園外緣，導致黃牛票的氾濫，也就是說，只要沒有黃牛的存在，大多數的檢驗流程都只是徒具虛名而已。

「先生，麻煩出示您的入場證明」查證服務生伸手攔下了準備入場的流星，一臉唏噓的他就像是在說著『你這種小鬼怎麼可能有機會來這裡消費』。

「入場證…嘖嘖，我好像沒有耶，怎麼辦？」流星卻也禮貌的回答他，完全沒拿出首富的架式，但在語氣之中總帶著點調侃與不滿。

「沒入場卷的話就麻煩請您離開，以免妨礙其他來賓的消費權益，這邊…」服務生這邊則是一臉趕擋路狗，但是在禮貌上還是保持著相當的禮節措辭。

但是身後的領班卻不認為這值得稱讚，在服務生說教的同時，也揮手在他頭上補了兩記重擊「哎…」服務生是痛的臉都綠了一半，用著疑惑的眼神看著一臉兇煞的作業領班，但是領班連看都沒有看他就開始招呼眼前的流星，笑著說道：「呃…您的位置就安排在提爾斯246號房，可以嗎？」

「我都可以啦，可是我沒有入場證耶。」流星一臉揶揄，看著被打還不知為什麼的可憐服務生。

「您別說笑了，流星先生，若是因為開罪您而丟了工作，不單是這個小的要受罰，整個班次都有可能被踢出龍捲風公園哪。」眼前說話的是一位看來壯碩的服務人員，整整比身旁的服務生高出兩個頭，從他的臂章上的紅色龍捲風可以得知，他在龍捲風公園的職位相當高，可以說是元老級的領班，但他見到流星的笑容並未消失，也只能吞了口水頓了頓，接下去說道：「這位是新來的同事，對工作業務還不甚熟悉，就由我來承擔他的過錯，希望您別生氣。」邊說邊將一臉茫然的服務生拉了來，右手強壓著他的頭，要他一起道歉。

「哈哈，別這樣，他只是照著流程檢查而已，246是吧，我們待會見啊，大哥哥。」流星仍是不放過可以戲弄他人的機會，進場時還對著服務生奸笑。

看著流星的自用車通過檢測站，服務生才不禁開口問道：「那個死小鬼是誰啊，老爸？這麼大來頭，居然連你這個創業已來就擔任應侍人員總領班的高級行政人員也要看他臉色說話。」被狠狠教訓的服務生原來也是靠關係才能混入龍捲風公園工作，也難怪總領班會替他求情了，正所謂虎毒不食兒嘛。

現下才剛覺得鬆了一口氣的領班實在是覺得有點無奈，低首看著自己的兒子，嘆道：「沒見過世面沒有關係，但是千萬不要狗眼看人低，你知道剛才那是誰嗎？他是龍捲風公園唯一登記的永久貴賓，在這裡除了老闆之外，只要他對任何人有意見，他都可以讓你明天不用來上班，知道嗎？」雖說流星在政商界相當出名，但他總是讓菲爾去處理一切相關活動的發言與社交場合的出席，就一般平民的認知而言，菲爾才是真正的『流星』。

服務生到也沒什麼表情，只是酸了一句：「哈哈，敗家子作成這樣也算不錯的啦。」

領班越聽是越不高興，揮手又在他頭上補了一記，罵道：「快去做事，別在這邊拖拖拉拉。」

「哎唷，是是是。」服務生也只得心不甘情不願的繼續手邊的工作，邊跑還叨念著『就只會虐待你兒子。』

「你在念什麼啊，天快亮了，快點更換日用光罩。」當然這樣的抱怨聲是逃不過耳尖的領班，怒罵一聲之後，龍捲風公園再次回復往日的平靜。

夜晚將近尾聲，但月球人卻無法接受日光帶來的溫暖，懷念藍色行星的人雖然早已煙沒在時間的洪流之中，但仍然有人渴望著深夜時分那來自星海彼端的藍色呼喚，龍捲風公園、『The R』…許許多多帶著異色思想的文化渴望，月面上的人們卻在默默中接受了回歸地球的意念。

凜月，在公路之中一人遊蕩的她似乎若有所思，流星？克蘿提？還是力場的未來，在眾人面前總有著千萬面具的她似乎還是有著空虛與寂寞，盤算著遙遠未來的她卻不同以往所見那般精明，掛在虛偽面具上的只有孤單與空虛。

「MENU，量子傳送，目錄 A1，順序一至十二。」凜月跟著喚出屬於她的服務視窗，使用聲控流程的方式一直是大多數人的最愛，只有流星才會不怕麻煩的用手動設定。

設定完成的同時，路旁也跟著多了大型櫥窗式換衣櫃佇立，白色造型的櫥窗是採取內建二十四道聲控鎖，擁有防賊防狼的絕佳效果。而在外觀上，預設的希臘古建築式風格只是二百二十種外觀設定上的其中之一而已，包含著過往藍色行星上許多各式各樣的地方建築風，藍提亞電子會社也利用量子傳送科技讓旗下高科技產業更向民生推進一步，對於愛美的女性來說，只要到達月面都市的指定地點實行量子傳送就能享受快速而方便的化妝設備，依據購買的量子傳送質量不同，也可以讓你擁有更多的換裝選擇，讓許多通勤上班的門市服務員都可以在到達公司在進行整裝動作，所以說…科技似乎真的會讓人越來越懶惰。

「感謝您使用本公司的傳送服務，本公司…」煩悶而無力的電子音效再次播出。

凜月實在是聽膩了一而再，再而三音效指導，只待音效一出，隨著就喊道：「關閉音效指導。」凜月還未等音效播畢便拉開換衣櫃的房門，開始準備談判專用的『衣著』。

隨著夜晚的流逝，路奈開始利用換光系統來減弱無大氣層遮蔽所帶來的強烈陽光，月球人是見不到太陽的，但爲了滿足那活在日光下的夢想，路奈利用了弱光系統以及導光鏡來造出路奈之中仍有藍天白雲的假象，也因此讓月球人的生理時鐘完全脫序，沒有所謂的正常通勤時間，有的只有交接班與固定出勤時間表，相較於二十一世紀前期的夜貓族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收，電子通訊0001。」換上新裝的凜月一踏出房門，馬上對著眼前的介面視窗下指令，可以感覺出她平日的生活速度之快。

而被關閉音效指導功能的服務系統改而使用字幕的方式，在半空的視窗中浮出『通訊連接中』的字樣，開始作出網路連結。

脫下公務用套裝的凜月，改穿上復古風的皮製迷你裙與紫色低胸背心再搭上皮製外套十足十的龐克風，而本是盤在腦後的長髮全數放下只在頸間繫上絲帶，完全改變之前『女強人』的姿態，反而像是時下的玩樂少女一般，讓人不禁佩服她角色扮演的功力。

「運輸服務，位置216.336，要求等級十以上快車。」兩方通訊還沒開始，凜月又繼續了她的指令－呼叫計程車，在完全統一的通訊系統與服務規格下，即使是運輸工具的服務也能在位置配套下達到最合乎成本的使用。

果然，凜月的通訊系統還是沒完成連線，但是眼前公路上的運輸計程車已經悄然靠近身邊，可見全方位電子營運的辦事效率之快。

「小姐，請問您的服務編號是313嗎？」司機搖下窗問凜月，一臉大鬍子的司機好像早已肯定凜月就是叫車的客人一樣，說話一點也不客氣。

但換了裝扮凜月卻是反罵道：「你講那廢話！這附近你還看到有其他人在等車嗎？老鬼。」一種扮相一種臉，真不知該說她是十足演技派還是入戲入過頭。

沒想到司機回答的更妙：「那還不上車，你還有看到其他車來載你嗎？小妹妹。」隨著打開後座車門，看似老舊的車體中卻有著相當講究的內裝，絨毛椅墊與小型冰櫃，裡面擺著一瓶價位不低的克斯拉葡萄酒，看的凜月有點傻眼，坐計程車而已，有必要服務到這麼周到嗎？

「小妹妹，那可不是請小孩子喝的果汁哪，妳還是看看就好，別亂碰。」大鬍子司機像是看穿凜月心中所想一樣，酸了凜月一頓。

「哈，沒超過四十萬的馬尿我都喝不下啦，這種東西只能看看而已還不配入本小姐之口。」凜月不服輸的個性是擋也擋不下，雖知眼前葡萄酒絕非凡品，還是忍不住

逞口舌之快。

沒想到大鬍子司機一點也不生氣，反而笑道：「那就好，還請問大小姐打算著足何處呢？」

凜月也不管他是否真的不計較，順口回答道：「龍捲風公園。」說完便盯著一直沒有反應的通訊視窗，不再理會前座的大鬍子司機。

大鬍子司機也沒多作回應，只順勢的把『戲』演完，謙卑的回到：「是，奴才遵命。」兩人也就開始朝龍捲風公園前進。

凜月其實本來就沒打算理會前方的大鬍子，一路上自然是安靜的利用介面視窗輸入指令，而大鬍子更瀟灑，拿起副駕駛座上的酒瓶就是一陣猛灌，絲毫不管他人作何感想，雖說兩人間的互動是零，但是一路上的平穩似也恰到好處。

就在凜月仍埋首調派公司人力時，介面視窗上突然就跳出『連接完成，通話系統啟動。』這樣的訊息，而即時影像也跟著在視窗中逐步定型，對方顯然是這次約會的主角—流星。

「位置呢？」凜月利用觸控的方式將本來佔滿全螢幕的流星影像縮小至八分之一，並且移動到整個視窗的右上方，而後繼續手邊的工作，連正眼都沒在瞧過流星。

流星卻不同大鬍子司機這般有風度，在兩方對傳的即時影像之中，流星完全沒有回答凜月的打算，只是默默的看著工作中的凜月，絲毫不出聲。

而埋首於工作中的凜月則像是忘記有問過這個題目一樣，繼續認真的處理『力場』的業務決策。

「咳…。」直至前方的大鬍子司機看不下去了，出聲提醒了一下，兩人的眼神才再一次對上。

「嗯…。」

「嗯…。」

兩人不約而同的發出帶有疑問意思的肯定語，就像是在質詢對方為什麼不說話一樣，但是這樣的交會仍是不具任何意義，只是單純的異口同聲罷了，但是兩人都沒有想到，這樣的眼神交流，這樣的沉默居然持續了三分鐘以上，讓前座的大鬍子也開始有點興趣參一腳了。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受不了這持續的沉默，持續著大眼瞪小眼的流星：「提爾斯246號房。」流星在對談影像的另外一端，無趣的把玩著早已喝盡內容物的玻璃杯。

凜月卻是淡淡的答道：「了解。」比起先前在流星家的那股狠勁，凜月這次轉變讓人有點摸不著頭緒，是因為有著大鬍子司機在前方偷聽所以凜月一改往昔態度？還是這才是他真正想表達的自己？

大鬍子其實很想插話進去，但是兩方交談中所用字數根本不超過二十，實在是有力無處使，只有在到達龍捲風公園時，翻過身來補了一句：「小妹妹，路還很長，犯不著這個時候就糟蹋自己的身體吧。」語重心長加上真摯的眼神讓後座的凜月有點不知所措，自頭開始便抓不住大鬍子司機的心理走向，自認看破商場無盡事的凜月頭一次有被徹底擊敗的感覺。

「嗯，謝謝妳。」應了聲場面話後，凜月只想快速逃開這個不知所謂的大塊頭身邊。

但同樣的事情卻有不同的見解，「噗…哈哈哈哈哈。」在螢幕另一端的流星則是在大鬍子司機離去後便放聲笑了出來，即使是在螢幕外還是看的到他那滿溢出來的淚水，凜月和大鬍子的互動大概可以蟬連十天的餐後閒聊話題吧，雖說心底明白別在凜月面前太囂張比較好，但是流星實在沒法子忍住這不明所以的笑聲。

「你笑夠了嗎？如果方便的話，可以麻煩你給我一個適當的解釋嗎？」凜月雖然不滿流星這種近乎強暴的無禮態度，但終究是要跟他求一個答案，所以也不好意思當場發難。

「嘻嘻…，呼…呼…，好…我笑完馬上給你一個答案，你先進來找我吧。」流星強忍著腹部肌肉的絞痛，斷斷續續的拼湊出還是人話的語言。

「哼！」凜月在不明白來龍去脈的情況下也只能用生氣的口吻來面對。

同樣的驗證區，同樣的服務生，不同的是來者，而且還是帶著危險性的來者——凜月，凜月因為受不了流星那種故意戲弄的神情而關閉通訊視窗，一個人獨自走進驗證區，轉弱日光後的光線讓皮衣的亮度完全反射，反而令人有種外在光環的感覺，而早前的服務生卻絲毫沒有聽取父親所給予的建議，仍輕易的使用主觀意見去評斷眼前的每一位客人，也順便把另外一個危機招攬進來。

服務生見眼前龐克裝的凜月還頗有姿色，本來也只是順手盤問個兩句就打算放他離開，沒想到不論他怎麼揮手，二十公尺外的凜月就是絲毫不搭理他，連正眼都沒瞧過他一眼，服務生自然是怒上眉梢。

「欸欸欸，前面那個援交妹站住。」只是凜月仍是絲毫沒有搭理他的意願，服務生只得毫不留情的攔下即將進場的她。

「援交妹？你是在說我嗎？」凜月到被攔下來後仍是一臉狀況外。

服務生賞她一記白眼，接著說道：「請問你有攜帶入場證明嗎？」雖說選擇避開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但服務生心底的答案不言而喻。

「叫你領班出來，他比較有資格跟我談這個問題。」凜月也是不打算讓步，開口閉口就是『叫經理』，感覺起來就是一臉不講道理。

「如果您沒有入場證明的話，我想妳還是離場比較實際，不論是領班也好老闆也好，

我想我都沒有義務替妳傳達這樣的訊息。」服務生也是氣炸了，完全不打算理會凜月作出的要求。

「哈哈，有膽識，但是你待會就會後悔這樣的決定。」凜月不怒反笑，當場稱讚服務生的膽量。

「MENU，電子通訊0001。」凜月輸入流星的連絡序號，等待近距離通訊的回應。

只是天不從人願，在通訊系統還未啟動前，領班又再次出現在服務生身後，準備替這一次的鬧劇作一個收尾。

「哎哎～。」這次的慘叫比上次更大聲，也比上次更有質感，即使是站在一旁的凜月都能感受到物體碰撞的結實感。

見到服務生低頭揉著頭上的『無妄之災』，領班趕忙在他耳邊低罵著：「你這小鬼怎麼都不聽人勸哪，不是叫你別狗眼看人低了嗎？這個女可沒有早前那位這麼好說話，這個女的若是靠她太近，她一定給你難堪，你還真的是分不出輕重」領班雖然嘴邊叨唸不成才的兒子，但心底還是希望這件事情能夠再一次安然落幕。

「領班都是這樣帶新人的嗎？」凜月是得理不饒人，見到情勢逆轉自然乘勝追擊，打算好好數落眼前的兩人。

領班也明白這一頓罵是避免不了，爲了拯救可能被開除的兒子，只得強壓下自尊，拉著兒子低頭道歉。

凜月見狀只有心花怒放可言，自無端被克蘿提數落的那一段鬧劇以來，凜月的心情都無法維持在平常心，現下有機會可以發洩了，凜月自然也想好好利用一番。

「你們這些作外場的…。」

「別鬧了吧，別總爲了一點小事情就數落人。」怎知道通訊卻在這時候接通，流星也在最後一刻阻止了凜月預定要做的『破壞行動』。

一聲喝停凜月的流星未等凜月開口，便下達指令給一旁兩人：「麻煩請領班帶這位小姐前來246號房，謝謝。」

「是，小姐請往這邊。」領班倒也知趣，連忙招呼著凜月往內場方向前進。

龍捲風公園內場其實大多都是包廂設計，總共有六層樓，每層包含五十一間包廂，依據享受服務的等級而有所區分，等級越高所佔地的範圍就越大，扣除最上方總經理室外，共有兩百五十五間包廂，號碼數越高則所擁有的服務範圍就越廣，而頭一百間包廂更是爲了讓大眾都能享受龍捲風公園的服務而開設的平價包廂，而流星所在提爾斯246號則是最後面五十一間包廂中尾端的數字，足可見流星面子之大，連預約都沒有也可以享用這等級最高的服務。

領班帶著凜月通過一層層包廂隔間，直達中庭的手扶電梯，雖然包廂隔音已經讓內頭聲音降低到最小，但還是不時可以聽見尖叫聲以及物體碰撞聲，讓凜月越來越覺得人類只要有錢到一定程度就會開始想作賤自己。

在前方領路的領班在最上方的大門前停了下來，轉身對凜月說道：「這裡就是提爾斯246號，祝您用餐愉快。」隨即退開至電扶梯出口的另外一端。

凜月也沒打算理會他，踢開房門就踏了進去，豈料流星此時卻正打算拉開門出去，一來一往之間，流星整個人被門撞飛了開來，癱坐在地上，有痛無處哀的他只得使勁的搓著自己紅腫的鼻頭，怒罵道：「你這臭三八是怎樣，進門前不會先敲門的喔。」

凜月本來還氣流星每次都戲弄她，現下看他飛了出去心情自然大好，反譏道：「哈哈，正所謂天理循環，報應不爽，你、活、該。」

「麻煩給我來瓶克斯拉三十年的葡萄酒，還有兩個棍狀長杯。」打飛流星的凜月現下心情大好，也不管主人是誰，直接便向領班點了瓶比計程車上更高一等的葡萄酒。

「是。」

流星揮手示意凜月坐下，好開始兩人間早該開始卻一直耽擱的話題，但是凜月卻不領這個情。

「我不喜歡這裡，我想換個地方談。」雙手交叉的凜月帶著詭異的笑容訴說著自己的需求，儘管這些話是不合邏輯也無所謂。

「妳現在又想怎樣？約這邊的也是妳，到這邊又嫌這裡不好，妳沒必要玩我吧。」總被人呼來喚去的感覺確實不好受，流星也簡單的表明態度——不爽。

凜月卻仍帶著那饒富深意的笑容，輕聲道：「總經理大人，請我到經理室坐一下嘛，坐這邊好沒安全感喲。」明明就是惡搞卻又裝出小女人的清純可愛，凜月明確的抓住流星的痛腳。

深深吸了一口氣，流星大聲開罵：「妳娘的！妳這個臭三八是怎樣，話是不能好好說是嗎？非要逼人罵髒話才甘願。」流星也拋棄先前強裝出來的溫文風趣的說話態度，開口閉口就加句三字經當語助詞，絲毫沒有名門之後的氣度。

「哈哈，愛生氣，我要去經理室就是了，老闆。」原來流星便是龍捲風公園的總經理，難怪第一任永久會員能夠輕易到手，但流星這種刻意低調的手法卻讓人越來越好奇，究竟什麼樣的理由讓他甘願將手邊的企業與成就全部『地下化』。

「那妳剛剛點的酒呢？一併送過去嗎？」流星知道玩不過凜月，也只好乖乖的被牽著鼻子走，雙手交叉於胸前，大大的嘆了一聲。

「哈！我點爽的，我向來都沒有喝酒的習慣，你不知道嗎？」凜月刻意提高了笑聲的音量，像是對著流星示威一般，擺明了就是來找架打。

聽見凜月的說詞，流星知道這次她還是故意來破壞他的低調生活，所以也沒打算繼續辯解，只有打開座位旁的通訊器，下達新的指令。

「酒不用了，所有包廂服務全部取消。」爲了避免後患，流星連包廂服務都取消，直接帶著凜月走出提爾斯246號房，往標著『禁止使用』的單線電扶梯走去。

龍捲風公園的第六層入口只有一個標著總經理室的木門，而總經理室除了總經理之外沒有人能夠進去，只要有員工私自闖入，則除了員工本人被開除外，連推薦保證人都必須接受懲罰，所以說總經理室對公園的員工來說根本就是『密境』

「別亂碰！」流星伸手擋下正準備拿手去玩門上金線的凜月。

「碰一下會死喔，金線而已。」凜月雖說早已不在裝可愛，但說話的語氣卻與早前同克蘿提說話時完全不一樣，好像有點智商降低的感覺。

「妳少來，妳每一次都這樣說，我不知道克蘿提那老不死的到底給妳多少好處，但是你也看在大家是青梅竹馬的份上，別老是來設計我好唄。」流星雖用著近似哀求的語調，臉上卻還是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就像算準凜月的下一步動作一樣，自顧自的將門鎖打開。

但是凜月卻話鋒一轉，笑道「既然你知道大家是青梅竹馬，爲什麼你要一個人下地球？」

「嘖，先進去在說。」流星一把推開木門，把身旁的凜月也硬是拉了進去。

總經理室其實沒有外觀看的這麼宏偉，看似佔地一千坪的總經理室裡頭其實都是一些奇形怪狀的實驗裝置與重力增幅器材，若真要比質感，提爾斯246房比這裡可是高出十倍以上。

流星隨手丟了張凳子給凜月坐，自己則是躺在看似未完成的實驗器具上，看來流星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待在這有其名而無其實的秘密基地中。

「既然到這邊了，大家不妨把話說個明白。」流星彈起身子，對著一直東張西望的凜月說道。

「這樣也好，那就讓你先問吧，我相信你的疑問該比我多才是。」雖然凜月對這樣的生活敬謝不敏，但還是好奇男人爲何總是可以把夢想排在第一。

「哈哈，妳對我還真好哩，那我就不客氣啦。」流星沒想過從小一直鬥嘴到大的凜月竟然會把優先權讓給他。

流星反覆整理想要的問題，頓了頓便開口問道：「第一，你們什麼時候知道龍捲風公園是由我創立？」這個問題雖然對整體談判的意義不大，卻能讓流星了解他究竟什麼時候開始被監視。

凜月則是大方的笑著答道：「剛剛……。」這個回答有起碼三個以上涵義，不論哪一個

都會讓流星有種被耍的感覺。

第一，適才凜月只是試探，看看我跟龍捲風公園老闆的交情到底到什麼程度，沒想到卻整盤計畫都被套出來。

第二，克蘿提與凜月依照流星的地球落下計畫做推測，認定月面都市中的地表模擬系統是由我開發出來，用來測試月球人對地面的渴望。

第三，凜月是騙我的，凜月根本沒打算認真的將眼前的問題解決，只是單純的覺得耍我很好玩，若是這個，則表示一開始接手藍提亞時，我就已經不被信任。

「我想妳還是解釋的清楚一點我會比較能接受。」流星做完估算後還是得向凜月問一下正確答案，雖然上述三個都讓自己的權益受損，但是要面對的問題卻全然不同。

「因為我很好奇，雖然你真的很嚮往地面的生活，但為什麼可以這麼快便掌握到龍捲風公園的訊息，更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的擁有一張所謂的永久會員卡，一般負責企業情報的主管都不及你對龍捲風公園動向的了解來的透徹，所以我猜這邊應該是你的一個據點，所以…。」接下來的話，凜月都用微笑來帶過，因為她明白她的推測是正確的，也讓她在這場談判中首次獲得優勢。

「哈哈，那我還真是下錯一步，全盤輸啊。」流星實在是敗的無言，眼前的難題將是下地球的第一個難關，雖說這與一開始相同，卻增加了更多的未知數。

「這樣的回答你還滿意吧，流星少爺。」凜月認為流星已經在盤算下一盤計畫了，只得在計畫完成前把我方情勢拉到最高。

「嗯、滿意滿意。」流星雖說口頭這樣應答著，卻還是心不在焉的看著另一邊。

「那接下來該我出題了吧。」凜月見狀，明白流星真如她所猜測一般，開始盤算下一步計畫，連忙開始下一步攻勢。

「你究竟為什麼這麼執迷在回歸地球這種遙不可及的夢想中，到底那邊有什麼好。」凜月其實還是希望能了解流星真正的目的，或許比起克蘿提的命令而言，了解流星才是她真正希望的目標吧。

「哈哈，妳有想過這兩百年來地球人究竟是過著怎麼樣的生活嗎？兩百年了，月面政府完全沒對現在的月球人做過一份完整的說明，有的只有電磁沙塵導致航行困難的論調，你不會懷疑這中間有隱情？」流星用著帶有個人情感的語氣說明他的疑點，究竟月面政府在害怕的是什麼？解開一切的虛假，這就是他的夢。

凜月聽了是臉色一變，傻道：「難怪克蘿提會打算阻止你，你知道你的做法將會讓你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變成零嗎？」的確，若是公然去揭月球政府的瘡疤，等同將自己的未來送往無盡的黑暗，這讓老一輩的克蘿提完全無法認同。

流星手指一彈，聲響傳達至總經理室內的冰櫃聲控接收器中，移動用冰櫃馬上計算出指令內容，將指令內容送至兩人的面前。

其中使用聲控而後物體移動的方式是將近百年前的科技，現今雖已全部淘汰，換為量子糾結重組，但是仍然還是有人不放棄人工智能的開發。

「先喝點東西吧，我從沒打算獲得她的認可，不是嗎？」流星已開始慢慢抓到兩邊認知上的差異性了。

「我覺得你還有很多東西沒說清楚，你應該知道月面政府的某些內幕吧。」凜月也逐漸抓出流星真正的目的，流星真正打算去做的決不是只有表面看到的回歸大地這麼簡單。

「你有試驗過利用量子糾結的方式將物體傳送到地表嗎？」流星卻丟另外的問句給凜月。

「如果這樣做的話，需要極端精密的定位系統，而只有你們藍提亞才擁有這樣完善的設備，不是嗎？」凜月也明白流星爲了下地球做了非常多的努力，能使用的科技自然絲毫不會放棄。

「呵呵，妳也滿了解的嘛，我的確曾經試驗過，但是結果相當出人意料。」流星拿起預先裝好的水果茶，大口大口的喝著，就像在飲酒一樣。

「要說就快說，別老是吊人胃口。」凜月相當討厭流星這種沒事就玩弄人的個性。

「哈哈，我也沒說不講啊，妳緊張什麼，先喝點水潤潤喉嚨吧。」接著也替凜月斟了一杯滿滿的水果茶。

流星看到凜月拿起茶杯，便繼續開始他的故事：「我一開始只是打算把攝影裝置利用量子傳送的方式丟下去，看可不可以拍到一些相關的資料回來。」

「結果呢？在中途毀滅？」凜月也聽出一點興趣，認爲或許可以找到停止這些計畫的線索。

「不是，是被吃掉。」流星一臉信誓旦旦的看著凜月。

「吃掉？」凜月，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將食物送入自己的口中，進而放入胃袋，這種帶有生物氣息的運動方式毀滅了攝影機？這個答案讓凜月有點傻眼。

「是的，吃掉，雖然我這樣的結論是我的推測，但是可信度高達百分之八十。」

凜月又拿起手邊的水果茶喝了一口，繼續問道：「怎麼回事？」

流星看到好奇的凜月已經有踏入泥沼之中的傾向，露出笑容後繼續說道：「如果說攝影機在大氣層被燃燒掉，那因爲摩擦而產生的熱能該會讓含有Z的能源系統暴走，讓月球表面的我能夠觀測到才對，但是它沒有，他的位置雖然真的偏離了我所預設的地表有兩萬兩千公尺的高度，但它是在墜落之後消失，不是失去連線而是被分解，所以我猜測它該是被『吃』了。」

「哈，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吧，根本不能證明什麼。」凜月雖然知道流星所說的可信度非常高，但她怎能認輸而讓流星返回地球找死呢？心念電轉之下，凜月決定打死都不服輸。

「喔～，可是你已經開始相信了吧，我知道這一切可能都只是我想太多，但是我還是想去調查，搞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流星放下手中的杯子，奮力站了起來，好像要告訴凜月，地球是非下去不可一樣。

流星的表態讓凜月沒有回嘴的念頭，反而是有著不一樣的思緒湧現出來，流星也是一樣，表態之後便一直等待著凜月說出她的概念、她的想法，時間便這樣悄悄流逝，兩人間的互動也慢慢隱沒於沉默中，兩人都知道對方的難處，卻無法放開自己現階段追尋的答案。

這次卻是凜月打破了沉默，開口問道：「如果你要下地球，你打算怎麼做？量子糾結的方式根本不確定能不能傳送生命，也有定位問題的危險性存在，你打算怎麼辦？」

「這就是商業機密了，如果我告訴你讓你去轉告克蘿提，那她要把我封殺在月球根本不是難事，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吧。」對流星來說這樣的說法不算不信任，而是尚未完全信任的解釋。

「呵呵，你露餡了。」凜月反而說了一句讓流星摸不著頭緒的話。

「露餡？你在說什麼東西，我怎麼聽沒有。」流星倒是真的被唬住了，不知道凜月說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哈哈，你還裝，其實你真正需要的是我的幫忙吧，如果我不幫你，藍提亞也不會讓你有機會可以靠近地球半步。」凜月這次確切的道出主題，她的確抓住了流星現階段的真正需求。

「哈哈，妳想不想幫我呢？不想的話我還是有法子可以搞，只是速度快慢而已，相信這點妳該無庸置疑吧。」流星的確被凜月的精明嚇了一跳，現在要是失去這個成為盟友的機會，流星可能要把計畫順延個五年以上。

「讓我考慮看看吧，說真的，你的不穩定要素太多了，計畫根本沒法子照預定行事吧。」凜月卻無法當下坐下決策，畢竟現下還沒有能讓她甘願為流星拚命的可能。

「這你就不必擔心了，我有我的行事步調。」流星雖然嘴吧是這樣說，但是他也明白凜月的疑慮正是自己的弱項。

「那你還有沒解開的謎團嗎？」凜月再一次把發言權讓給流星，雖然大多數的事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但她還是希望流星能夠整理出一個答案。

「如果真要選擇的話，克蘿提與我，妳會選擇誰呢？」流星選擇用最大殺傷力的問題作為結束。

利用弱光罩減低陽光殺傷力的路奈其實也是別有一番風味，為了怕單調的藍色

讓人乏味，路奈政府也用投影的方式製造出雲彩，適度的人口控制也讓月球的資源達到供需平衡的結果，不知道是政府的催眠還是時代的變遷，月球人大多到壯年期結束後不久就會選擇利用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一生，而登記嬰兒出生的家庭就可以嘗試著『造人』運動。

所以在大街上看到的人群大多都是二十到三十歲間，很少看到白髮茫茫的老人，而看起來年過七十的克蘿提則是這之中的一個特例。

流星兩人步出龍捲風公園時也代表著會談的結束，雖不知道兩人間究竟有何協定，但流星深思的模樣似乎也就等於了凜月的答案，談判破裂？

「妳…。」正當流星打算開口之際，一襲黑色疾風猛擊流星側腹，流星連哀嚎都來不及發出就被飛個老遠，昏死過去。

凜月定睛一看，來者竟是三個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由胸前的徽章看來，不難猜出來者是由路奈政府所派出的高級特務，人稱黑西裝，雖說是被人偷襲，但能一擊打倒流星，可見來人功夫底子不淺。

「怎麼，政府請人是這種態度？」凜月卻還是沒將三人放在眼內，連一旁昏死過去的流星都沒打算搭理，自顧自的跟黑西裝鬥嘴起來。

「我想請兩位合作點，免討皮肉之苦」其中一個留著小鬍子的黑西裝架住倒在一旁的流星，用以要脅凜月。

「哈哈，你以為塊頭大就表示會打架嗎？」凜月卻是壓根不吃這一套，厚底靴直踏對方膝蓋，只聽一聲裂骨，帶頭的黑西裝一時站不穩，讓凜月趁機補上一記迴旋腳跟踢，又聽一聲裂骨，三個黑西裝便只剩下兩人站著。

擊倒一人只需要兩招，足見凜月格鬥技之高深，比流星要高出不知道幾班，難怪流星總是說『我搞不過那個臭三八。』，若是真要對打，流星確實是打不贏。

「你這娘們，別自以為手底下功夫還不錯就可以囂張，玩真的這邊也不輸妳。」眼看硬幹是在所難免，小鬍子黑西裝掄起右腿直踢凜月下盤。

「你不會不敢跟一個女人打吧，帥哥，用點力啊。」凜月雖然知道對方腳上功夫不俗，卻還是出言戲弄，誓要逼虎傷人。

「廢話少說！」黑西裝見下盤久攻不下，右足連忙頓地一彈，一個飛身踢擊直抵凜月心口。

凜月順勢環手一扣，緊扣黑西裝左腳，無從施力的黑西裝只得雙手抱頭，減低落地的傷害，正當凜月打算廢去黑西裝左腿時，另外一個更大塊頭的黑西裝趕忙上前助拳，奮力撞開打算下手的凜月。

「臭娘們，妳是真要找死不成。」餘下兩位黑西裝都被凜月的強橫給激怒，大塊頭橫手一掏，腰間連動光束槍已然上手。

「嘖嘖，認輸就是了，沒必要拿出這種東西嚇人吧。」強如凜月也知道連動光束強的威力，不得不選擇放棄。

「現在換我們教教妳什麼叫做態度。」受過訓練的黑西裝開始將光束槍對準凜月雙腳，看的凜月是冷汗直流。

「嘿嘿。」只聽一聲冷笑，大塊頭就對準凜月雙足開了一槍，紫色可見光隨之彈射而出，直擊凜月雙腳。

「嘖！」凜月頓地一跳，閃了開來，但是顯得異常吃力，驚險萬分。

「好玩吧，大小姐，接下來試試看這個。」另一個被凜月打的不成人形的小鬍子也順勢掏了一把出來，但是這個動作卻讓凜月嚇得傻眼。

小鬍子掏出的連動光束槍並不是大塊頭所使用的型號，而是威力與速度都在兩倍以上的集中型，雖說準備時間較長，但是光射擊速度就讓凜月避無可避。

(上天保佑我還可以活著回去啊。)自知閃不過的凜月也只有閉目祈禱，看上天會不會給她一個奇蹟。

上天在此時真的給了她一個奇蹟，掏出光束槍的小鬍子居然倒了下來，另外一個大塊頭還在意外之時，也跟著倒了下去。

就當凜月仍不敢動彈之際，一個熟悉的聲音喚回在死亡邊境回蕩的她。

「喂！結束了啦，膽小鬼。」

凜月雖然聽之聲音的來者，但卻害怕的不敢張開眼睛，深怕這就是死神的呼喚，而對方也毫不在意，輕輕的把唇點在凜月的額頭上。

「...。」凜月雖然仍是不願意相信，但還是嘗試著想看看眼前來者到底是人是鬼，誰料到雙眼一張之際，面前竟然是滿臉是血的流星。

「...。」凜月這次真的是傻了，不是哀嚎不是慘叫，而是一句話都說不出口，儘管加速的心跳聲告訴她『妳還活著』，但是眼前的景象還是讓她沉默下來，不發一語。

沉默似又輕易的帶入兩人間，但這次卻不是因為思考而讓時間停頓，在時間齒輪加速的同時，流星替這次的鬧劇做了一個結尾。

「哈哈，妳被嚇傻了吧。」見到凜月雙目睜的像銅鈴這麼大，額間的冷汗是留也留不住，緊閉的雙唇帶著恐懼的抖動，流星知道這次他回本了，耍了凜月一次大的。

「找死！」哪知道快樂時間不超過三秒，適才扁人如猛虎的凜月再次出現，左手勾拳猛擊流星側臉。

只聽一聲哀嚎，這次流星終於有時間去感受他的痛楚了，而一旁的凜月則是後悔剛才替這個傻子出頭。

「你是怎麼打倒另外兩個的？他們手上都有連動光束槍啊。」若比肉搏戰，流星的確是相當弱勢，該沒法搶下黑西裝的槍才是。

「因為我也有。」流星掏出腰間的連動光束槍，但是型號又是另外一型，體積小，精準度高，但是威力極端弱化的防身用武器版。

「哈哈，這種濫武器也可以拿出來囂張喔。」凜月只覺得這武器一點也不威風，即使是因為它而獲救，也是看不起這樣不起眼的小槍。

「可是子彈是感電流能源彈啊，比起殺人，我覺得這種打倒對方的方式更適合我。」流星再次把手槍收起，對他來說，由自己開發的感電流能源彈才是最有效的武器，它能在接觸到生物電流的同時強制放大它的效能，使得中槍者會強制進入癲癇狀態，依照效能長短，最高可讓人強制進入癲癇狀態一個星期，由於是每一個循環週期便會發作，所以中獎的人只會成為累贅，是相當實用的不殺人武器。

「呸，都是你在講，我覺得這只是騙小孩的玩具而已。」凜月雖然明白流星創作這個武器的意義，卻還是忍不住要跟他鬥嘴。

老天也給流星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正當凜月罵的正起勁之時，倒在凜月後方的小鬍子再次站起身來，手中緊握著剛才沒用到的集中型連動光束槍。

「臭娘們，咱兩的帳還沒算清楚哪。」一句穢言自口中傳出的同時，凜月看著面帶笑容的流星，卻是臉色鐵青。

「哈！」凜月本欲藉勢回踢，沒想到此次卻撲了個空，黑西裝殘存者早有戒心，往後退了一尺，剛好躲過凜月旋空而來的凌利攻勢。

「呵呵，沒猜到吧，那傢伙怕了你的迴旋踢，早就躲得遠遠。」流星站在凜月對面，一切動作自然都看在眼中，只是沒想到他居然可以看著黑西裝拾槍也不理。

「你還敢說，剛剛你看到他爬起來就應該提醒了，還在那邊笑。」凜月從眼神中完全看穿流星的笑容從何而來。

「是你自己踢不到他耶，居然還怪我啊，短腿矮冬瓜。」流星賞了一記白眼給凜月，雖說一百六十五公分在女孩子中算是平均以上，但是比起流星的一百八十卻仍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流星自然常以此大做文章，存心氣凜月。

「你吠屁啊，現在你打算怎麼解決眼前的困境？」凜月也知曉流星是故意拿他的身材開槓，但是現下的情況不允許她再有大動作，只得再次祈求上天在給他一次奇蹟。

「哈哈，讓我們來祈求上天吧，說不定它會給我們一個痛快。」流星一臉神態自若的嘻鬧著，若非凜月也是身在局中，還真的想不到流星可以如此臨危不亂。

黑西裝卻無法忍受自己如此被人看不起，怒道：「那就先廢了這臭娘們的右腳，我在來看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有多猖狂。」黑西裝槍口漸漸往下瞄準，而凜月與流星也在同一時間停止無謂的爭辯。

此刻的時間是隨著人體內的生理時間做移動，即使只有短短數秒也讓身陷局中的凜月有著渡日如年的感覺。

週邊的聲響逐漸消失，連動光束槍集聚的機械音在此刻更是能輕易的聽見，好像葬禮前的喪鐘一般，讓凜月不自覺屏住呼吸，等待著結束一切的槍聲。

「呵呵，威風你也要夠了，還是乖乖的躺下吧」流星卻不知為何冒出這樣一句不明所以的話。

由下方向上望的凜月只有滿腹的問號，但又怕超過尺度的評論引來殺身之禍，所以只好選擇不發表意見。

但是最後的黑西裝卻相當贊同流星所說的一切，因為他就如流星所說的一樣，選擇了無防衛後仰的方式倒地，停不住顫抖的黑西裝只能以口吐白沫的來表示他對流星的威嚇，結束了這不短的鬧劇。

「...，這到底怎麼回事？我想我需要你在一次的把事情說清楚。」凜月從死亡邊緣的恐懼走了一遭，卻沒有慶幸自己仍然活著，反而是對眼前一臉早已計算透徹的流星感到痛恨非常。

「一開始就說了啊，感電流能源彈的效能是一個又一個週期，所以雖然他剛才還能站起來，但只要循環時間一到，他大腦釋放出的生物電能便會強化，讓他再次失去意識。」雖然並不是一開始就計畫好要戲弄凜月，但是流星只要抓到機會，從來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那你剛才為什麼不早說，你是故意玩我的，對吧？」凜月又怎會看不出流星的意圖，現在怒氣沖沖的問流星也不過是圖個證明罷了。

「剛才沒有機會啊，而且要是讓他知道有循環效能而提早開槍，我兩不是都要完蛋。」流星既然敢在火藥庫玩火，自然也有防止火災的技能，三兩下就掰出一個乍聽之下非常完美的說辭。

「你、放、屁。」凜月特地放慢速度，加重每一個字的語氣，讓流星明白不道歉的話，下場就會跟那三個黑西裝一樣。

「嘖嘖，都不聽人說的吧。」無奈的流星只得抓抓頭，認真的準備道歉。

一改平日瀟灑作風，流星乖的像個服務生一樣，立正道歉：「是！凜月小姐，這次的行動沒向您報告是在下的疏失，還請您多多包涵，屬下願意為這次所有的行動損失負責。」說完還不忘鞠個躬，表示歉意之深如黃河潰堤一般波濤洶湧。

凜月一聽是芳心大悅，連忙問道：「那你打算補償我什麼？」

流星卻又故態復萌，笑道：「補償你不夠長的部分囉。」接著便抱住凜月雙腿狂擦，邊擦還邊哼小調，像是爽到一處無地可及的樣子。

凜月怎可能接受這樣無稽的補償，怒罵一聲『你找死！』隨即旋身一甩，將流星丟個老遠。

雖說流星早知道會有這樣的下場，但卻仍是樂此不疲，除了自作賤，不可活之外，我想流星也找不到其他的形容方式來解釋自己的愚蠢，當然可能還有其他，但兩個當事者都不願意想到更遠的地方。

月球總理辦公室，一根煙，燃著欲言又止的星星火苗，冷淡而恐怖的氣氛將時間逐步吞噬，身邊在也找不到適當的依靠物，只能等待抬頭也望不到的天邊能給予一個公正的審判，失敗的三名黑西裝正陷入這樣無法言喻的恐怖中。

「給我一個理由，三名黑西裝打不贏兩個只會吃飯的敗家子，我想先聽聽理由。」沉穩的聲音迴響在月球總理辦公室，冷而穩的聲音讓人不敢造次，不知道是天生的威嚴如此，還是後天的權力讓人無法超脫。

三名黑西裝對面的是一張皮質靠椅，雖只聞其聲不見其人，黑西裝們還是不敢抬頭，靜默的等待發落。

「別擔心，說的好自然處份也跟著降低，說不好…」冷漠而無感情的聲音並未將條件完整說出，但三名黑西裝也明白後頭該接下去的一切。

「凜月並不像外觀這般高雅柔弱，由兩次交鋒的出拳時機與力道，她該是截拳道高手，而且可以一擊踢碎隊長的膝關節與頸骨，破壞力非同小可。」大塊頭說著凜月的優點，並解釋由失敗中獲得的情報。

「嗯，那流星呢？他該只是一個完全沒經過鍛鍊的科學家吧。」凜月有做過格鬥技的修行是早就知道的情報，但是強弱跟預估差異太大卻是始料未及。

「流星才是這次失敗的主因，他似乎隨身攜帶著由自己開發的高科技武器，並且利用強化生物電的方式讓我們全體都失去戰鬥能力。」小鬍子看大塊頭並未因此受罰，連忙搶著解釋流星的戰鬥手法。

「所以你們三人才會被人像垃圾一樣抬回來？」一句切入重點的問號讓三人瞬間停了思考，沉默擴散的同時，三人更覺不妥，緊張之下自然內衫一片汗濕。

「夠了，你們三個出去吧。」皮質椅自談話以來始終沒轉過身面對三人，讓人懷疑究竟他的判決是什麼，殺？不殺？

離開龍捲風公園的兩人似乎沒有決定目的地，只是一味的想逃離政府的追殺，凜月與流星最後竟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成了同路人。

「那現在呢？回公園？去你家？」凜月開始感到焦急，事實上現在兩人根本沒有任何準備，政府便開始插入這次事件。

「哈哈，我想不用走了。」流星止住兩人的腳步，在路奈捷運系統橋下方，雖說軌道車已經慢慢減少使用者，但是政府還是提供相關大眾運輸系統給沒有錢買車的

市民。

「你在說什麼啊…。」凜月也驚覺事情的嚴重性，身邊的計程車已經超過一般數量，只是兩人即於逃離現場，才沒發現自己早已被鎖定。

「呵呵，大小姐，小的特地來接你了。」沒想到帶頭的竟是適才凜月搭的計程車司機——大鬍子。

「你現在想怎麼樣？大不了我跟你道歉就是了，犯不著找一堆人來找我碴吧。」凜月認為這個大鬍子只是單純的對自己的態度有意見，才找了一堆人來跟他算帳。

但是事實與凜月設定的好像有相當大的差異，大鬍子仍是逐漸把人群集中在兩人身邊，就像擺陣一樣。

「哈哈，凜月小姐，我們是請您回去一聚。」車後再次出現熟悉面孔，一個在龍捲風公園前被人打的不成人形的特務——小鬍子。

「你們…。」這一切還在謎團之中，但身邊的形勢已經壞到不能在壞。

「哈！」凜月當然不願意坐以待斃，一個迴旋踢，直取大鬍子面門。

「凜月小姐當真要筆劃兩下？那小的就只有奉陪了。」大鬍子舉手一擋，面門攻擊是輕鬆化開。

凜月自然不會就此認輸，待右足落地稍一落地，左拳隨之擊出，一連六擊拳拳到肉，雖聽得拳聲是隨風而發，虎虎生風，但是挨拳的大鬍子可是一點也不在乎，每一擊都恰好擋下凜月攻勢的連貫點，讓凜月有招使不得。

「大小姐玩夠了就換小的出招吧。」大鬍子話一剛出，右手隨之奮力一擊，凜月這樣被打飛個老遠，再起不能。

「哇喔，那我投降。」看凜月飛出約有個三公尺，流星自知沒能力跟大鬍子對上，只好選擇束手就擒，免受皮肉之苦。

「哈哈，算你這小子識相，抓起來。」大鬍子輕鬆的在流星的腹部補了一拳流星也是應聲而倒，隨即一聲令下，身後的小鬍子便跟著動作，將兩人綁了起來丟入車中。

「那請問特務長，我們現在是直接去辦公室還是？」小鬍子恭敬的問道，雖然大鬍子是其貌不揚，但是手底下的功夫讓其他特務是無法不佩服。

「先帶到外囚室，現在還不宜直接向這兩個大公司下手。」大鬍子對著其他特務指示著相關的應對措施，而後就開著計程車離開了。

外囚室，黑西裝在特務局外的私人囚犯房，是月面政府爲了避免背上太多法律責任而特地開設的囚犯房，通常都是關一些還沒正式定罪的囚犯。

悠悠轉醒的兩人白了對方一眼，因爲熟悉流星的凜月大概也猜出流星是怎麼被

抓的，兩人在細觀牢房的建築後發現，在牢房右下的牆腳頂端有個半弧形的球狀物嵌在牆上，而外圍擺設的監視器有著光束連動槍的裝備，在避免逃亡的情況下，可以由中控室發動射殺指令，但是久未移動的監視器可以讓人明白中控是根本沒人……

「這下慘了，我可不覺得你手邊還有可以用的東西。」看清楚牢房的形式，凜月只得低頭說著喪氣話。

「我有帶迫擊彈，但是要逃出去的話，只有打壞內側鎖上的裝置才能讓這個門打開」流星卻仍保持著一貫的冷靜作風，雖然情勢還是極端不利於自己。

「那就打壞啊，迫擊彈該沒有使用上的限制吧。」看到流星捨棄了以往掛在唇邊的笑容，連凜月都跟著沒勁。

聽到凜月這毫不猶豫的回答，流星忍不住笑道：「哈哈，但是我們有數量上的限制啊。」即使流星實在是受不了凜月這種不想做就踢給別人的個性。

「什麼意思。」凜月又賞了一記白眼給流星，流星說話分兩段的習慣實在是讓她有點不爽。

「我現在只有兩顆，一顆要把外層炸開，另外一顆破壞內側……。」

「你的意思是說不能失手囉。」凜月本來燃起的一絲希望卻在此時全數熄滅，離外層保護網的高度到不難克服，但是要準確打中內側鎖確實是個很大的難題。

「對啊，但是我們能夠動作的時間只有一分鐘，只要外層破壞一分鐘內沒破壞內側，那掃描裝置就會將損壞情況回報上頭。」

「怎麼每次跟你在一起都會出現一堆需要高超技巧才能克服的難題。」凜月開始覺得命運崎嶇了。

「天公疼憨人啊。」流星則是笑著回答。

「白癡喔，最好是跟這個有關係。」流星一句無厘頭的回答，霎時化解了整個牢房的緊肅氣氛。

「那就準備開始吧。」緊張氣氛又再次迴繞整個密室，這次賭上的是自由。

「來啊，這邊從來沒怕過。」凜月站好位置，等流星破壞外層之後再利用牆腳三角形作施力點，跳上控制鎖位置在補上另外一顆。

流星打開迫擊彈開關奮力一丟，自小受過射擊訓練的他果然不負眾望，準確的命中目標，只聽見短暫的電磁聲就輕鬆破壞了外層。

凜月見狀是連忙跳了上去準備補上一彈，只是沒料到外層剛被毀去的控制鎖內竟然內藏連動光束槍。

「什麼！」凜月在驚嚇之餘，身體自然反應的閃身避過，在千分之一秒的誤差下光

彈自頰邊擦過。

但是命運卻不允許考驗就此結束，打開開關的迫擊彈卻自上落下，微弱的電光讓凜月明白死神的逼近，這一次卻沒法子閃身避過這最後的危機。

(完了，這次大概沒得救了吧。)看著迫擊彈一點一點逼近自己的臉龐，凜月此時看到的世界就好像電影影格播放的緩慢。

這時候卻有一隻手自凜月後方伸了出來，緊握住迫擊彈的它，奮力往上一伸，連同迫擊彈蓋住內側鎖，無情的黑色替他們帶來勝利的果實，但是卻要一筆不小的代價。

「你的手整個毀了…毀了…。」落地後的凜月看著站不穩的流星，紅色的血液不停的流出，左手腕被劃出一個傷可見骨平整切面，而被捲入迫擊彈範圍的手自然是隨著控制鎖一起消失。

「別傷心啊矮冬瓜，如果不是犧牲我的手，那你的臉就會缺一塊囉，你不是很愛漂亮嗎？你該感到高興啊。」因流血不止而臉色泛白的流星，卻還是抓到機會就說笑，即便凜月一點也不想笑…。

「都這種時候了你還在說笑！」雖然是兩個相識多年的青梅竹馬，但是凜月完全沒有想到流星會在最危急的時刻犧牲自己來拯救她，心急如焚的她也感到有點甜蜜。

一旁的流星則市連說話都上氣不接下氣，虛弱的說道：「血流不止是吧…我自有打算，麻煩幫我一個忙，我現在是真的站不起來，扶一下吧。」話還沒說完就兩腳一軟，癱了下來。

「嘖嘖，你現在打算怎麼辦，逃出這裡之後你只會成爲累贅，運氣不好的話就會再被他們抓回來。」凜月見此，自是趕忙上去扶住他，怕他就這樣再一次倒地。

「別擔心，這時候只要能逃出這裡，就可以把我弄回我家…。」流星是越說越虛弱，連張開雙眼的都沒力氣。

「欸欸欸，你別昏過去啊，我怎麼知道你打算怎麼作。」凜月看到是越看越擔心，趕忙要他不要昏睡，怕流星一睡下去就醒不過來了。

「聯絡菲爾…。」迷濛之中流星還不忘把最後的指令告訴凜月。

「嘖，現在換我做苦力了。」凜月背著昏過去的流星逃離了牢房。

郊外，流星自回到家之後便由菲爾開看護著，因爲擔心失去一隻手的會讓射擊能力降低至零，再做過急救措施後，回復意識的他選擇了裝上新開發的人造肌肉，用來替代無法復原的左手。

凜月看了手邊的相關報告，懷疑的看著菲爾，問道：「這東西是什麼時候開發的？」

「流星少爺在翻閱古書籍的時候突然有的概念，懷疑在兩百年以前就有人做過相關的實驗，祇是成品沒現在完善而已。」菲爾似乎也只知道這是流星的研究，其餘都是問號。

「我問的是完成日期。」凜月再次強調問題的關鍵。

「還沒有完成，這一隻是原型。」菲爾到也說的明白。

凜月用一種不可思議的眼神看著菲爾，罵道：「那你還給他裝，要是裝不好出問題怎麼辦？你要負責？」凜月對流星的偏見已漸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關心。

「這一切都是流星少爺的意思，請凜月小姐不必擔心，少爺是個做是有分寸的人。」即使是面對凜月凶惡至極的態度，菲爾還是必恭必敬的回答。

「哼！」只是這樣的發言反而激怒了凜月。

時間兩人的無言中漸漸流逝，黑夜在兩人等待的時候悄悄降臨，流星一人躺在自家醫療中心的培養槽，雙目緊閉的他仍然掛著招牌笑容，或許在夢中的流星仍是如往常一樣瀟灑吧。

在客廳等候的兩人也沒有閒著，凜月叫來了自己的換裝系統，打算脫掉這一身龐克裝，換一點輕鬆的居家服，而菲爾則是開始了他身為管家的工作。

「凜月小姐，請用餐。」看著餐桌上七道各式各樣的佳餚，凜月也漸漸明白為何流星只待了菲爾就可以般出來住。

「只是一些家常菜，希望合您的胃口。」菲爾說完便站至凜月身後，等待她用餐結束。

「呵呵，菲爾的手藝還是一樣好。」凜月只是淺嚐一口餐前湯，就對菲爾讚譽有加，可見菲爾的手藝確實不容小覷。

「哪裡，是您不嫌棄。」

「修復完成！修復完成！」介面視窗再次彈射出來，不過這次卻是菲爾的即時行事曆。

「完成？還要上別的菜？不會吧。」凜月聽了還以為還有別的菜色要上桌，以一個人用餐的前提下，七道菜已經是奢侈至極，若還要在上菜，凜月還真懷疑自己吃不吃的下。

「不是的，是流星少爺的神經連結系統的做完連線，他的手已改造成人造纖肌。」菲爾似是面無表情的說著，但是其實他心底也是相當的無奈，照顧十多年的少主竟遇到這樣的困境，讓他也很難過。

「那還不快去看他，要是他的手裝不回去，我唯你是問。」凜月根本忘記自己的身

分只是一個客人，根本沒資格命令只聽命於流星的菲爾。

「不行，現在還在測試生物電的放大，若是打擾到少爺，很可能會前功盡棄。」菲爾倒是冷靜，完全沒打算帶凜月前往手術室。

「讓它變成殘廢不是很好，這樣你也輕鬆啊。」聲音自凜月身後傳出，但卻不是女人的聲音，反而是厚重的男聲，雖然還未見到本人，但聲線之厚不難讓人想像他的塊頭之大。

就在兩人還在左顧右盼尋找聲音的同時，冰冷的感覺直抵凜月背部，尖銳不成錐，堅硬卻不帶刺，凜月大概也猜出來身後的是什麼東西了。

更絕的是，凜月正打算出聲警告菲爾，菲爾就已經倒在一旁不醒人事，可見來者絕對不止一人，可能連脫出路線都被封死，短暫的安穩瞬間逝去，接著而來的是更大的逆境。

「呵呵，凜月小姐也的確有兩下子，知道要是一個不注意，擦槍走火之下，自己一定是第一個犧牲者。」凜月身後的黑影也逐步走出死角，露出奸險的笑容，來者正是黑西裝其之一——大塊頭。

「你想怎麼作，大塊頭？」既然早已知道對方身分，凜月也不囉唆，開門見山的問他所求為何。

「不多，兩人隨我至市政府辦公室走一趟。」大塊頭用槍頭頂了凜月一下，警告他千萬不要反抗，不然菲爾可沒有這麼好身手。

「可是流星還在作手術。」凜月只希望能拖延一段時間，只要大塊頭有些鬆懈，那大塊頭這個手下敗將何足懼哉。

「別擔心他已經作完了，我們也把他般上車了，他睡的很安穩的…。」大塊頭要凜月明白太多的手段只會讓自己陷入困境，作是還是直接點好。

「嘖，我隨你們走一趟，別為難這個老頭。」凜月放棄抵抗，現在只要求人質平安就好。

「嗯…，走吧。」雖說凜月已答應要合作，但是大塊頭並沒有把連動光束槍收起的打算，畢竟他們三人組在凜月身上吃了太多虧了，只得用槍口抵著凜月，讓他別妄想逃脫。

深黑色的自用車中有著令人反胃的香氣，該是許久未換的香水，坐在後座的凜月雙手被自動鎖扣住，動彈不得，而昏死在一旁的流星則被套上黑西裝的專用制服，身上全是藥味的他，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把左手『修好』。

「究竟我們哪裡惹到你們了，要你們一直派人追殺我們。」凜月不死心的出言試探，儘管黑西裝的目的早是眾所皆知。

「不知道，我們的行動皆是由指揮官級的要員發布。」大塊頭倒也乾脆，直接了當的說出現在的情況，讓凜月可以安心的閉嘴。

路奈市政府，在黑夜之中宛如一座漆黑的死城，由四合院的排列方式所搭架出的高樓，不知為何會選擇黑色作為底色，即使在弱化日光之下會反射成藍色，但黑色的大樓還是讓人渾身不愉快。

而凜月所搭乘的自用車並不是由正門直接進入，而是自反方向的側門邊打開特殊通路。

「靠，這種小門你們要怎麼進出啊，這是一般行人用的門吧。」凜月看到側門的大小僅能容納兩人通過，不禁抱怨了起來。

「閉嘴。」連前方負責開車的小鬍子也實在忍受不了一路上聒噪到不行的凜月。

市政府側門的地板竟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緩緩的打了開來，內藏斜坡的地下室自然是為了容納即將入場的黑西裝特務，而這裡就是路奈特殊調查局的本部，也就是黑西裝的大本營。

「哈哈，你們還真是見不得光啊，連總部都設置在地底下。」凜月還是不停的找機會用言語攻擊這兩個官階普普的黑西裝。

而小鬍子只是靜靜的停下自用車，把凜月及流星自車上扔了下來，強行把他們兩個塞入電梯之中，直達特務局局長辦公室。

「哈哈，最後大頭目要出現囉。」雖然嘴上強裝鎮定，但是心中的恐懼感卻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抹消。

同樣的辦公室，審視著不同的人，皮質座椅仍是如此神秘，面對整個事件的起源，還是只聞其聲不見其人，而昏死的流星卻還是被人丟在一旁，只見三人排排站好，就是為了等待局長的判決。

「凜月·菲爾德，高科技公司『力場』的行政總裁，現年二十歲，是實力堪比宗師的截拳道高手……。」皮質椅細念著凜月的資料，就像是企業融資一樣，謹慎的審視著資料上的每一個細節。

「嗯，沒錯。」凜月回答的大大方方，就像絲毫不再帶有恐懼感。

「殺！」沒想到兩人甫一交談，皮質椅便下達格殺指令，讓在場四人無不錯愕異常。

「哈！」小鬍子知道自己敵不過凜月，所以首先發難，右手肘急撞凜月胸口。

凜月雖然雙手被綁在身後，但是閃躲功夫是一點也不含糊，仰身一個後空翻，輕鬆避過小鬍子的偷襲。

但是大塊頭雖然慢了一拍，左腳是趕忙一個側踢，勉強連接上小鬍子的連擊，

可惜凜月這次雙膝一沉，跪地滾了一圈，再次閃過一波夾殺。

「嘖嘖。」但凜月心底明白，正常狀態要以一敵二就已經吃力非常，而現在雙手被縛，失敗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哈哈，你要求上天嗎？說不定他這次會再給你一個奇蹟唷。」三人聞聲而停，出聲者竟是倒地多時的流星。

「多你一個不多，戰況仍然不利啊。」雖然很高興流星終於轉醒，但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他根本只能在一旁看戲。

「呵呵，試試看呀。」流星明白凜月的意思，但是今天如果有膽子出聲，自然手下的功夫也就不同以往。

流星舉起左手義肢，在手背上翻出一塊『皮』，而後只聽得引擎高速運轉的聲音，兩名黑西裝都傻了眼，實在看不出流星在玩什麼『手段』。

「那個時候還沒有開發出感電流能源彈，所以你們就吃這個吧。」隨後將左手奮力張開，逐漸聚集的黑色球體，讓本在死鬥中的三人都嚇傻了眼。

「迫擊彈！」大塊頭一聲狂呼，隨即轉身就跑，畢竟如果沒有流星這樣的家產，吃了一記迫擊彈就等於殘廢一輩子。

「哈！」流星一把將球體扔向不再出聲的皮質椅，用以警告特務局，別把腦筋動到他身上。

誰知道皮質椅後根本沒人，只有一塊已經關閉的通訊系統而已，看來特務局長也挺擔心被仇家追上來尋仇。

流星也對特務局行政電腦中的資料感到好奇，為什麼他們能查出龍捲風公園的總經理就是自己，甚至能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進出自己的宅邸，但是翻查資料的同時，流星卻找到一些現階段他最需要的情報。

「等等，這些東西有古怪。」本來只打算找尋特務人員安排位置的流星卻翻到一些不該出現的情報。

「你不直接逃出去還在等什麼。」心急的凜月哪有空等他察閱這些外來情報，連忙催促著流星，要他趕快離開。

「這些東西我做個備份，馬上就好，妳先幫我把風一下吧。」專注在螢幕中的流星，頭也沒回的指示著凜月做事。

「真拿你沒辦法，有什麼東西可以比逃出這裡來的重要呢？」凜月雖然嘴上是千百個不願意，卻還是逕自走向辦公室門口。

「呵呵，這些東西可能會讓下地球的事情有新的轉機也不一定。」流星雖然緊盯著

螢幕傻笑，卻還是不忘回嘴。

「你別作白日夢了啦。」凜月則是兩眼一眯，像是聽到絕世冷笑話一般。

那知道出乎預料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黑西裝一級特務長竟在這個時候追來，本就打不贏大鬍子的凜月更感著急。

「是啊，你們的確別作白日夢了。」大鬍子豪邁的回答著凜月。

「怎麼又是你啊大鬍子，你們這裡是人才短缺是嗎？左看右看都是你這個大鬍子，小姐打膩了，換個新對手來試試看唄。」雖說嘴上不饒人，凜月還是必須盡快進入備戰狀態，畢竟流星的戰力向來都不被期待。

「呵呵，凜月小姐還真是會開玩笑，明明打不贏還是要裝出一副囂張的樣子，這也是截拳道的功夫嗎？」大鬍子是壓根沒在怕眼前的凜月，上一次交鋒就已感覺的出兩者實力之差異，不用想也知道現在的凜月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

「哈哈，手下見真章吧。」凜月也知道對方不會被自己嚇跑，但是高手對決之際，若是先輸在氣勢，那接下來不論招式多奇、多猛，都難逃一敗。

「嗯！」大鬍子狂呼一聲，首先發難，左手提掌成刀，奮力一揮，直逼凜月側腹。

「嘖嘖。」凜月低嘆一聲，雙足頓地而彈，僅以毫髮之差避過。

大鬍子知曉凜月確實有跟他過招的本錢，雖說實力仍是自己高出一班，但唯恐流星暗處偷襲，身上總暗藏許多道具與玄機的流星讓他出手諸多保留。

凜月也明白大鬍子究竟在顧忌什麼，知道機不可失，旋身鑽入大鬍子懷中，使出詠春寸勁拳，一連三擊，拳勁連環而出，打得大鬍子是險些便倒在地上，任人魚肉，也因為大鬍子身子夠硬朗，才在最後一刻抓住凜月雙手，封住她的攻勢

「的確有兩把刷子，可惜卻讓你們失去逃脫的機會。」抓住凜月雙手的大鬍子，嘴角早泛血絲，詠春寸勁確實傷他不淺，但也因為這樣的苦肉計，讓大鬍子可以用凜月的安危牽制流星的行動。

但是凜月又豈是未看清時勢便衝鋒殺敵之人，大鬍子抓住他的同時，凜月兩手反扣大鬍子雙手，正當大鬍子還摸不清狀況之時，凜月竟狂笑出聲。

只聽得身後流星，緩緩出聲道：「我想真正看不清時勢的是你吧。」

「什麼！」大鬍子心知中計，驀然回首之際，只覺雙眼染上一片白光，便倒地暈死過去，流星使用的自然是感電流能源彈，才能讓對手在一瞬間失去戰鬥力。

「你剛剛不是說沒這種子彈了嗎？」凜月一臉狐疑的問。

「那當然是唬人的啊。」流星一臉得意的回答。

「哈哈，下次在比畫吧，大鬍子。」看著倒在地上的大鬍子，凜月也明白流星絕不會讓自己一個人硬拼，於是在與大鬍子比畫兩下後，就開始找機會讓流星能趁隙而入。

兩人一來一往之間形成了絕佳的默契，也成了最佳的相聲演員。

再一次逃出政府的魔掌，兩人都有了一樣的結論，不能再回去以往的居所，不然隨時都有可能受到政府的埋伏，紅色自用車上的兩人也在情緒平緩後，一言不發的等著對方的問題，不論是誰先開口都好，現在的流星與凜月都只需要一點能讓自己繼續前進的動力。

「說真的，我兩是不是已經沒法子回家了？」凜月雖然早已明白答案，但是還是希望流星能夠給他一絲希望。

「我也不知道，但是月面政府還無法向藍提亞與菲爾德施壓，這就讓我們有很大的優勢了，對吧。」流星雖專注在以往鮮少使用的駕駛功能中，卻還是簡單的回答凜月這個要命的問題。

「你是說真的？」凜月反而如撒嬌一般，溫柔的看著流星的側臉。

「哈哈，大概吧。」雖然回答的肯定，但是流星少補了一句，克蘿提很有可能爲了顧全大局而交出我們兩個，所以我們仍然是有家歸不得。

「呸，裝死喔」凜月也知道根流星說到最後一定會變成這副德行。

「呵呵，先找個地方歇腳比較實際吧。」流星也適時的岔開話題，因爲他明白凜月真正最在乎不是自己，而是整個菲爾德家族。

「也對啦。」凜月隨口應了之後便不再做聲，因爲就如流星所說，他還是擔心自己的家族。

龍捲風公園特別室，混在人群之中的兩人輕鬆的閃入編號低階的平民包廂，特別室0號，其實只是一間擺放雜物的倉庫罷了，只是流星將其作爲一個長距離通道，在裡面接通了他另外一家私人財產的公寓。

凜月一直跟在他身後前進，但是他實在沒有想到，流星在路奈之中有這麼多意想不到的私人財產，而且沒有在大眾下曝光，足見他計畫之縝密與商業手腕的高明。

「你到底還有多少藏身地啊，龍捲風公園這種樹大招風的地方就算了，你到底旗下還有多少東西是沒見光的。」凜月實在是覺得流星有很多秘密沒有對他開誠佈公，讓她有些反感。

「其實也沒有很多啦，大概還有四個地方左右。」在前頭的流星自顧自的回答，絲毫沒注意到凜月逐漸改變的表情。

狹長的秘密通道，帶著紫色裝潢的黑暗長廊，隨著兩人腳步的加快似乎也到了盡頭，最後在兩人面前的是非常居家的木門，而流星也示意凜月要她注意發言。

打開門扉之後的世界與凜月想像的完全不同，一直認為所在地該是個久未使用的單身公寓，尤其以流星的不修邊幅來看，這裡該是個相當雜亂的地方才是，但是映入眼中的卻是一幅美滿的家庭聚餐景象。

鵝黃色的燈光照在檜木製的餐桌上，兩人夫婦身邊坐著兩個看來不過十歲上下的一對兄妹，兩人對流星的進入絲毫不覺訝異，仍然自顧自的吃著媽媽做的菜餚，而身為一家之主的父親也只是看了流星一眼示意要他坐下一起吃。

「你也真是的，路奈不就這麼大而已，還說什麼要遊學，也不回來打聲招呼，害我們擔心的要死。」而其中的母親更是將流星視做自己親生兒子一般的說著，讓凜月更懷疑現在是不是在夢境之中。

「別這樣嘛，我現在可是事業有成唷。」流星大方的坐下，拿起碗筷就開始吃飯，留下傻在一旁的凜月。

「咳咳，你帶女友回來不用介紹一下？」父親對流星身旁的凜月也抱持著對待親友的態度。

「哈哈，這位是我在龍捲風公園認識的辣妹唷，妳也別站著發呆呀，快坐下來吃飯吧。」流星就真的像是這個家庭中的一份子一樣，招呼著凜月。

「嗯嗯，謝謝叔叔，那我就不客氣囉。」凜月也只好跟著流星一起扮下去，向來以外交手腕縱橫商界的她，演起戲可是一點也不含糊，若沒人點破，她的樣子還真的像極了害羞的小女孩。

「不用客氣，如果你要跟流星交往，可要多多看著他，他可是沒事就會在路奈中四處流浪。」父親像是真有其事一樣指責著流星的不是。

「哈哈，作人家老爸了沒必要這樣吧。」流星仍是相當融入這樣的氣氛中，說著便將吃完的碗筷收起，打算回房。

「呵呵，你還是陪妳的女朋友吧，我來收就可以了。」母親倒也識趣，感覺起來就像流星真正的母親一樣。

「嘿嘿，那我也不客氣囉。」流星將碗筷放下，便向凜月招手要他跟自己回房間。

「我也吃飽了，謝謝。」凜月很客氣的將碗筷放下，站起身來跟著流星回房。

本以為事情已經到了無可轉圜的逆境，但流星所作的準備實在是超出凜月的想像，連假扮的家族都可以作的這樣唯妙唯肖，根本沒人想的到，流星會藏在這樣的家族中。

「需要解釋嗎？」流星關上臥室的大門，倒在床上的問凜月。

臥室之中一點奇形怪狀的實驗用具都沒有，只有一台看似遊樂器的電腦，和一張看來相當普通的床鋪，但凜月還是不敢妄動，深怕一個不小心壞了流星搭架出的美夢。

「那我就聽聽看吧。」凜月選擇坐在流星身旁，避免音量太大會讓秘密洩漏。

「別擔心，這裡的隔音設備非常好的，我可是重新裝潢過的。」流星看穿了凜月心中所想，馬上出言安撫。

「其實我是這個家族的養子，他們本來是乞丐，沒有身分認證的話，月面政府根本不會給他們社會福利。」流星像是若有所思的訴說著以往的故事。

「那後來怎麼會能住在這邊？私自生小孩的話會被判處死刑的。」

「我當然知道，這只是一個互惠的活動，其實他們從三代前就已經沒有身分認證了，他們是從私生子集中營逃出的逃犯。」流星又再次點出低階層生命的可悲，想在完美政權中擁有人權其實是非常奢侈的享受。

「所以你幫助他們。」凜月將身體靠在牆上，有點無奈的她似乎還是無法透徹的看穿流星心中所求。

「嗯，我請菲爾假扮有錢人，出資讓這家人可以到藍提亞旗下的公司去工作，但是前提是要幫忙收養我，妳剛才看到的父親叫做馬克，母親叫做莫艾，那對兄妹分別是瓦拉跟席拉，只有十一歲大的他們在學校可是小霸王呢。」流星雖然說的很樂，但是眼神中還是有些哀傷，若是沒有錢，那眼前的一切不就都只是幻夢？

「哈哈，你還不錯嘛。」凜月也感覺的出身名門所要背負的責任，菲爾德家族雖然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但是比起藍提亞家族是差了好幾截，只要一想到自己悲慘的童年還比不上流星，凜月也只得選擇安慰眼前的傷心人。

「呵呵，妳先休息吧，這幾場硬仗都是你在撐。」流星坐起身來，轉往電腦桌走去，準備研讀手中盜取來的資料。

凜月見此也不多作辯解，倒頭就睡，這兩天實在是太累了，打架也好，逃跑也好，全部都是耗費相當多的體力才能完成的工作。

只聽淺淺的呼聲自身後傳來，流星才轉身看著熟睡的凜月，臉上的笑意似乎是在鑑賞一件完美的美術品一般，雖然只駐足一夜，但是凜月絲毫不明白這理事流星從不願意分享給他人的天堂啊。

天明，黎明的陽光最是醉人，熟睡一夜的凜月在此刻緩緩轉醒，習慣的生活讓她的生活相當規律，即使是在逃亡之中也是如此，但眼前卻有一個徹夜未眠的傻子，一臉愕然的看著電腦螢幕。

「你整晚都在看這個是看出什麼端倪了喔？」凜月走至流星身後，看著流星愕然的臉，讓她覺得有些好奇。

「嘖，事情有些嚴重，你先看看這份報告吧。」流星輕吐了一口濁氣，徹夜未眠的他也感到疲憊異常。

將整理過的報告丟給凜月後，流星選擇去洗個澡然後睡覺，哪知道一出房門就看到莫艾一臉賊笑的站在門邊，拿著準備好的早餐交給流星，讓流星除了愕然之外無所是從。

「好好待人家，知道嗎？」莫艾語重心長的告誡流星，殊不知一切不過是莫艾的幻想罷了。

「哈哈，我知道了。」流星放下手製三明治與焦糖奶茶，轉身前往浴室作他等待以久晨浴，洗去那無謂的晦氣。

水聲，連綿不絕打在陶瓷地板上，廢去一隻手的流星看著左手，其實他當初根本還沒去思考，當意識恢復時手就已經廢去，如果有時間思考的話他還選擇這一條路嗎？流星自己也無法肯定。

「哇！這不是真的吧。」讀完整篇報告的凜月大聲狂呼著，好似要把睡得深沉的流星給喚醒一般。

午餐時分，雖說月球的一天需要二十七個地球日，但是月球人還是將起床後的第二餐稱為午餐，吃過午飯的兩人仍待在馬克家中，凜月其實也很羨慕這家人能在流星這裡找到屬於他們幸福，知足常樂，這句話真的一點也不假，馬克在藍提亞家族企業裡不過是一個普通到不行的職員，每个月的薪水也不過就比照一般人正常給薪，絲毫不差，但是流星給他們一個溫暖的家，光這點馬克一家就可以過的比一般幸福了。

午餐後的凜月與流星正分析政府部門盜取出來的資料內容，裡面其實是記載利用各式方法回歸地球而失敗的紀錄，而月面政府打算測試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檢查當年事故的原點究竟消除了沒有，不論是哪篇報告，最終結果都只有一個結論，微毫機器存量並未減少。

「嗯，如果真的像月面政府所觀測的一樣，那地面上的人該滅絕了…。」流星細細讀著關於微毫機器的詳細介紹。

「這樣的話，地球實在也沒有下去的必要了。」凜月卻是直接了當的作下一個決定。

「不對，若是讓微毫機器散佈在整個同溫層，他將整地球分解之後，月球也會跟著毀滅。」流星卻不是這樣想，畢竟太陽系的磁場是在一定的範圍下運行，只要其中有一點差失，那面臨毀滅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這部分我也明白，可是手中沒有可以跟微毫機器抗衡的武器吧。」凜月把玩著手中的自動筆，無趣的說著。

「如果真有必要，用ZX吧。」流星雙目一睜，認真的看著已經興趣缺缺的凜月。

「你不是說真的吧，而且你有能力開啓這個系統嗎？你已經不是藍提亞的最高負責人了吧。」凜月聽到ZX大名，竟從床上摔了下去，足見被稱作ZX的物品威力之高。

「哈哈，我當然是早有準備，在開始提出地球落下理論之前，我就把系統改變過了，現在系統只會認定我流星的指令。」流星總在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先設下奇局。

「你什麼時候學會更改程式系統了，在你的學經歷中該沒這一項吧。」凜月則是抱持著懷疑的態度，畢竟流星愛吹牛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如果身旁的人都打算阻止你的理想，你是不是該試著自己踏出第一步呢？」地球降下計畫的草創時期是在四年前，流星剛接手藍提亞企業的時候，由於上任社長克蘿提的全力阻止而草草結束，也讓流星在也沒回去故居。

「呵呵，也對，跟你比起來我的確順遂很多很多。」凜月當然知道這樣的過往，也慶幸在自己的生命中還有家人支持自己。

「那不是重點好唄。」流星總在探討過去的時候打退堂鼓，想將話題跳至另一個重點上。

「總之，我們要想法子潛入藍提亞電子會社，才有法子啓動ZX。」流星似乎已經決定接下來所有的路。

「現階段馬上就使用ZX？若是一個不慎，你跟微毫機器就是同樣的東西。」凜月聽了是大吃一驚，畢竟ZX是隱藏在月球之中最凶惡的武器。

流星聽見凜月這樣放生狂呼，語氣一轉，輕聲道：「嗯，我太衝動了，你覺得現在該怎麼作呢？」一個反問，簡單而明確的要凜月表明立場。

「呵呵，背叛囉。」凜月確實也直接了當，給了流星一個超乎預料的答案。

流星聞言自是大吃一驚，但還是希望事情能有轉圜餘地，問道：「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凜月，雙足輕彈地面，扣住流星右手的同時回身一壓，流星就這樣倒在地上動彈不得。

「凜月，妳…。」流星雖然放棄掙扎，但流星還是希望凜月會在最後告訴他『開玩笑的啦。』。

「哈哈，事情該做一個結束了，我不能讓菲爾德家族隨著你的夢想幻滅，抱歉了流星，這次我選擇的是家人。」凜月用著詼諧的口語訴說著悲慘的結局。

「OK、OK，先放開我吧，反正我打不贏妳，扣著我也沒啥意思，對吧？」流星也不想多作解釋，既然失去唯一的同伴，束手就擒又有何妨。

流星站起身子抖一抖，放棄反抗的他決定好好跟凜月談一談，說不定在這次的背叛行動中能找一點生機，盤腿而作下的流星開始了最後的『文戰』。

但是悲慘的結局卻還是有兩條路在眼前，流星不得不問道：「那妳打算把我交給誰，月面政府還是克蘿提？」

「克蘿提，我相信主母會在能顧及你安全的前提下，把這次的事件解決。」雖然最後選擇了背叛，但是凜月還是不希望傷害流星。

「呵！妳對我還真好哪。」流星也知道自已前途堪慮，既然凜月還是為自己留了一條路，流星也無從辯駁。

「我相信這是最好的結局。」凜月看出流星放棄說服自己，只好選擇用平常心去面對接下來的怨恨。

「妳什麼時候決定背叛我，一開始，還是因為我提到了ZX？」但是流星向來都是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個性，自然不會放棄這個疑問。

「一開始的時候我沒打算要做到這麼絕，只是想多了解妳，想知道我到底哪裡輸給你。」凜月開始說起整件事情的因由。

「...，妳怎麼這麼愛記仇啊，不過是考試輸我而已，有必要怨恨到現在嗎？」流星頓時回過神，原來自己之所以被凜月背叛，最大的理由是來自童年的忌妒。

「不，不論是家世、財產、名氣、智慧，我沒有一項能勝過你，唯一贏過你的就只有苦練多年的格鬥技。」語氣顯得哀愴，但是卻又不服輸，抱著臥枕的凜月低頭說著。

「哇哩咧，光格鬥技我就已經躺在地上了，你還想練什麼？」流星是越聽越傻眼，只覺得『三歲定一生。』這句名言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已經不重要了，我跟克蘿提的連線已經接上了，你自己跟她談吧。」話鋒一轉，凜月打開藏在口袋的影像定位系統，讓流星自己跟克蘿提談判。

克蘿提本就蒼老的面容因為憤怒而更添幾分皺紋，流星這一個禮拜以來的所有動作都讓克蘿提需要利用多方面的政治及商業手腕去擺平，也讓早已退出藍提亞企業的她更顯老邁。

「哈，好久不見啊，克蘿提奶奶。」面上帶著笑容的流星深覺這輩子大概都是敗在女人手下，克蘿提也好，凜月也好，沒一個女人有給過他面子。

「你別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你知不知道你這次闖的禍可能會拖垮整個藍提亞家。」克蘿提看見流星死到臨頭還是一副吊兒啞當，不知悔改的態度，更是怒上眉。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殺了我？還是...？」看見克蘿提怒上眉梢，流星更是狠招盡出，已死要脅。

「一切等回來再談吧，麻煩妳了。」克蘿提也不是省油的燈，三兩句便停下無謂的話題，要凜月結束這次的鬧劇。

「主母，關於力場在假定大氣層的工程，您打算出資幫忙嗎？」沒想到通訊還沒結束，凜月便開始出招了。

「妳想跟我談條件？」克蘿提知道凜月的意思，若是得不到藍提亞家族的大力支持，凜月根本犯不著背叛流星，所以若是沒有相對利益交換，那凜月將會選擇不同的路。

「我只是想確認我背叛流星後的酬勞是多少，不然免死狗烹，鳥盡弓藏，我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凜月也不含糊，若是要開誠佈公談條件，凜月也是有相當的籌碼在手。

「廢話少說，我會全力支持力場的假定大氣圈防衛系統，但是前提是流星現在必須馬上送回故居，不得有誤。」克蘿提在時不我予的狀態下也只好選擇認輸，答應凜月的條件。

凜月則是沉聲道：「是！主母。」既然知道目的已經達成，『交換條件』就必須毫髮無傷的送回去才成，那可能才是最驚險的道路。

「哈哈，妳的脾氣也太硬了吧，要錢幹嘛不跟我說，反而跑去跟克蘿提那個死老鬼借，她有多小氣妳又不是不知道。」流星聽了實在覺得好氣又好笑，借錢不找當家的，反而去找退休的，這是什麼世界啊。

「面子問題，我寧願拔一隻鐵公雞的毛，也不要跟我認定的宿敵借錢。」凜月的答案更是有笑點，說的流星是哭笑不得。

「呸，認識這麼多女人，就屬妳最龜毛，說這麼多還不是跟藍提亞家借錢，還在這邊長篇大論。」除了嘆一嘆氣，逞逞口舌之勇外，流星也找不到什麼方法可以抒發這一肚子鳥氣。

「我不想討論這個議題，你別白費心思了。」凜月再次回復成往日的冷漠，這幾天的相處對凜月來說是不是只是一場戲而已？

雨，爲了淨化空氣中的污濁，路奈在每個月都會下五次雨，只是隨機抽取的方式讓市民更能覺得這是來自大自然的恩典，即管有許多民眾對這樣的方式相當感冒，覺得沒事來一陣雨只會妨礙一般人的生活。

雨夜，綠色自用車的兩人都感受到雨水所帶來的悲情，不發一語，只是默默的等待時間的結束，藍提亞故居到馬克家只需要十五分鐘的車程，但車上的兩人都在期待能夠因爲雨水而耽誤，抱著不同的思念，兩人的交會再一次穿插而過。

「呼呼，這一切該結束了，對吧？」看著映入眼簾的豪宅，流星知道此刻的他再也沒有別的選擇，因爲相信而得到，也因爲相信而失去，如果在這個時候選擇逃走，那馬克一家人將會連帶被牽入其中，流星只得選擇面對。

「不，事情還沒結束，你看後面的車……。」凜月用眼神指示著流星，要他注意後方的來車。

「他們…。」對著好似知之甚詳的車體，流星卻絲毫無法在記憶的深處中，找到一點關於那台車的印象。

「白痴！那是黑西裝的車子啊。」凜月開始覺得流星其實滿多生活上的缺點，特別是後知後覺，但是凜月壓根忘記了當時搭這台車的時候，流星是在昏睡的狀況下被人抬上車。

「那妳還不快閃！」流星自然是想逃離現場，但更深一層的原因，自當是換取更多思考的時間。

「嗯！」凜月一聲鏗鏘有力的回答，油門更是毫不留情的踩了下去，霎時只聽得一聲爆音纏地而絕，凜月的綠色自用車便如飛矢一般急射而出。

「追！」後方黑西裝知曉計謀失敗，連忙加速跟上前方疾飛的凜月。

公路之中，凜月此時雖將時速控制在三百以上，卻無法擺脫來自後方的追殺者，幸虧現下是深夜時分，若遇上交通擁擠的上下班時段，兩邊不免在來一場惡戰，何況若是敵人之中有大鬍子的話，凜月根本無法保證在二十招之內仍然立於不敗之地。

「嗚哇！」流星向來都是坐在駕駛座的位置，所以從未想到凜月可以開的這麼猛，在市中心『逆向蛇行』已經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但是將車體開成直立的飆車法，流星還是前所未見。

後方的黑西裝在飆車上也是不遑多讓，不論凜月怎麼樣耍特技，他們都是有法子保持在三個車身的距離，而且還有逐步逼近的趨勢。

一見此刻情況危急，流星急中生智，喊道：「MENU，關閉音效，量子傳送，目錄W，傳送物體W1至W10。」流星在此刻只得輸入指令，要求量子傳送能送來能幫上忙的資源。

「你有帶定位卡嗎？」凜月倒是沒想到流星會在這個時刻用上這樣的手段，在情況危急的時刻若是身邊沒帶定位卡的話，量子傳送只要跟不上目標便會傳送錯誤，這在月面都市可也是相當大的違規事件啊。

流星卻是別有所求，笑道：「哈哈，我沒帶啊。」流星從容的投給凜月一個富涵深意的眼神。

「哈哈，這招有絕。」本來還在狀況外的凜月，頓時明白流星為什麼要這樣呼叫傳送。

果不其然，後方一聲砰然巨響，黑西裝們就在這樣莫名所以的情況下，強制被淘汰出局，原因是——在公路上的某一點被從天而降的冰箱阻礙而被迫減速，而在同一時間被傳送錯誤的空調系統卡住車內，導致整台車無法運行。

經過一陣死命追逐後，凜月又換了一台車，安全的將流星送回藍提亞故居，自郊外回歸的路程更是遙遠，但是先前靜默的氣氛早被來犯的黑西裝毀去，仍然心有

餘悸的兩人開始聊起過往的點點滴滴。

在聊天的同時，時間齒輪也同樣毫不留情的加速，直到藍提亞故居大門，兩人還是無法結束訴說著過往的回憶。

但是該來的總是要來，離別之時若不傷心，又豈來期待的相逢時的雀躍與感動，但即使是這樣，兩人還是不願意輕言道別。

「哈哈，這次可是真的結束了。我會上去找克蘿提的，就這樣吧。」流星還是選擇面對這剩下的一切，畢竟現在的他還沒有能力去完成下地球的壯舉。

「嗯，加油吧。」凜月欲言又止的說了最後一句勉勵，即使這次之後流星會將他視為敵人。

「哈哈，那就這樣吧。」流星笑完最後一次，臉上的表情轉為森冷，隨後轉身踏入藍提亞故居之中。

「等等！」凜月卻又在這個時候追了上來。

「還有什麼事情嗎？」流星懷疑的看著跑的上氣不接下氣的凜月，畢竟她的任務該早已結束了才是。

「這個給你。」凜月只是輕輕將一張紙塞入流星的手中，便頭也不回的開著車離開故居大門，留下一臉問號的流星在原地發呆。

流星只得將信攤開來看，只見信中用手書寫的字體帶著些許薰衣草的香氣，想必是凜月在馬克家的時候，趁著流星睡覺的時候寫的。

『給流星：

其實你該明白這一個禮拜以來，我們所作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地球落下計畫作一個開端，說出來或許你不相信，但我本來是有打算陪你一起下地球的，可惜當那份報告說出一切都問題出自於連結系統暴走的微毫機器的同時，我也決定放棄這一次下地球的行動，雖然你在路奈中部署的每一步棋都會讓人大感意外，但是你所擁有的科技根本不夠拯救即將消失的地球，若是不使用ZX，你拿什麼去跟微毫機器拚呢？所以我決定先將月面防護系統作一次大規模的增強，只要我們能夠製造出質量更高的反重力元素，那地球落下計畫就能在安全的前提下進行。

所以，等我兩年，當月面防護系統提升完成的同時，也就是我歸隊的時刻，在此之前我希望你能夠繼續的經營手中的事業，我相信你能夠踏足的科技領域該會比我廣泛更多才是。

凜月』

看著信中所表述的一切，流星知道自己還沒敗，雖然結果不盡理想，但是夢想仍會持續燃燒，短暫的休息只是為了更長的路，流星站在許久未碰的故居門口，一

個人痴痴的笑著，那是夢想的證明，也是勇氣的證明